朱子語類

卒五之七　程書

□仁13
775
33

語類卷九十五 凡八入近思錄者皆依次第類為此卷

程子之書一近思錄首卷所論誠中仁三者發明義理固是有許多名只是一理但須隨事別之如說誠便只是實然底道理譬如天地之於萬物陰便實然是陰陽便實然是陽無一毫不真實處中只是喜怒哀樂未發之理仁便如天地發育萬物人無私意便與天地相似但天地無一息間斷聖希天處正在此仁義禮智便如四柱仁又包括四者如易之元亨利貞必統於元如時之春秋冬夏皆本於春析而言之各有所指而已 謨

問伊川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寂然不動是也南軒言伊川此處有小差所謂喜怒哀樂之中言衆人

之常性寂然不動者聖人之道心又南軒張呂與叔論中書說亦如此今載近思録如何曰前輩多如此說不但欽夫自五峰發此論某自是晚不得今湖南學者往往守此說牢不可破某看來寂然不動衆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惟聖人能之衆人却不然蓋衆人雖具此心未發時已自汨亂了思慮紛擾憂悲顛倒曾無操存之道至感發處如何得會如聖人中節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伊川此語與橫渠心統性情相似淳

伊川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主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若不得他如此說出如何明得

問仁既偏言則一事如何又可包四者曰偏言之仁便是包四者底包四者底便是偏言之仁節

郭兄問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以專言之則一者包四者以偏言之則四者不離一者也卓

仁之包四德猶冢宰之統六官關祖

問論語中言仁處皆是包四者曰有是包四者底有是偏言底如克己復禮為仁巧言令色鮮矣仁便是包四者節

問仁何以能包四者曰人只是這一箇心就裏面分為四者且以惻隱論之本只是惻這惻隱遇當辭遜則為辭遜不安處便為羞惡分別處便為是非若無一箇動底醒底在裏面便也不知羞惡不知辭遜不知是非譬如天地只是一箇春氣振録作春發生之初為春氣發生得過

李錄云長得過便為夏秋消縮便為冬明年又從春起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節の方子振同

間仁包四者只就生意上看否曰統是一箇生意如四時只初生底便是春夏天長亦只是長這生底秋天成亦只是遂這生底若割斷便死了不能成遂矣冬天堅實亦只是實這生底如穀九分熟一分未熟若割斷亦死了到十分熟方割來這生意又藏在裏面明年熟亦只是這箇生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都是一箇生意當惻隱若無生意這裏便死了亦不解惻隱當羞惡若無生意這裏便死了亦不解羞惡這裏無生意亦不解辭遜亦不解是非心都無活底意思仁渾淪言則渾淪都是仁對言則仁義與禮智一般淳錄云

卿問仁包四者就初意上看就生意上看曰統是箇一意四時雖異生意則同譬頭是春生到夏長養是長養那生底秋來成遂那生底成遂那生底冬來堅實亦只是堅實那生底如何會到成穀實如穀有兩分未熟只成七十八十分穀在義禮智都只是箇生意當惻隱而不惻隱便無生意便死了羞惡固是義當羞惡而無羞惡這生意亦死了以至辭遜而失其辭遜是非而失其是非心便死了全無那活底意思

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先識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便就自家身上看甚麼是仁甚麼是義禮智既識得這箇便見得這一箇能包得那數箇若有人問自家如何一箇便包得數箇只答云只為是一箇問直卿曰公於此處見得分明否曰向來看康節詩見得這意思如謂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

六宮都是春正與程子所謂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同且如這箇樣子安頓得恰好時便是仁蓋無垂矣便是生意窮天地亘古今只是一箇生意故曰仁者與物無對以其無往非仁此所以仁包四德也曰如此體仁便不是便不是生底意思樣子安頓得恰好只可言中不可謂之仁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底意思便是(斠錄作要理會得)當就初處看故元亨利貞而元為四德之首(看其初意思)問如所謂初來底意思便是元字上看底了如合施為時便是亨底地頭著賊了如合反斂而曾收斂時便是利底地頭著賊了如合貞靜而靜時便是貞底地頭著賊了(斠錄作問物理個如此於人心思慮上觀之如何曰思慮方萌(錯了)便是賊其行當施為時錯了便是賊其義當貞靜時錯了便是賊凡物皆有箇恰好道理)頭亨便是手足利便是胸腹貞便是那元氣所歸宿處所以人頭亦謂之元首穆姜亦曰元者體之長也今若能知得所謂元之亨元元之利元之貞上面一箇元字便是包那四箇下面元字則是偏言則一事者恁地說則大敘分明了須要知得所謂元之元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者蓋見得此則知得所謂只是一箇也若以一歲之体言之則春便是元之元孟秋之月便是利之元到那初冬十月便

是貞之元也只是初底意思便是（錄作如春夏秋冬）而為一歲之首由是（自此生出所以謂仁包四德者只）為春為夏為秋為冬（皆自此生出）緣四箇是一箇只是一箇（利元之貞又有一貞之元貞之元又有一元之亨元之亨又有一元之利元之利又有一貞之元貞之元）（元明白一上）

之言正是程子說復其見天地之心（復之初爻便是天地生物之心）也曰今只將公所見看所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觀之便見矣之復曰正如天官冢宰以分職言之特六卿之一耳而建邦之六典則又統六卿也道夫錄稱異（輪）

問曩者論仁包四者蒙教以初底意思看仁昨觀孟子四端處似頗認得此意曰如何曰仁者生之理而動之机也惟其運轉流通無所間斷故謂之心故能貫通四者曰這自是難說他自活今若恁地看得來只見得一邊只見得他用處不見他体了問生之理便是体否曰若要見得分明只看程先生說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便分明若更要其識得仁之体只看夫子所謂克己復禮克去己私如何便喚得做仁曰若如此看則釋子所謂公字愈親切曰公也只是仁底殼子盡他未得在畢竟裏面是箇甚物事生之性也只是狀得仁之体道夫

直卿問仁包四德如元者善之長從四時生物意思觀之則陰陽都偏了曰如此則秋冬都無生物氣象但生生之意至此退了到得退未盡處則陽氣依舊在且如陰陽其初亦只是一箇進便喚做陽退便喚做陰道夫問仁包四者然則隱之端如何貫得是非羞惡辭遜之類

曰惻隱只是動處接事物時皆是此心先攄出來其間
却自有羞惡是非之別所以惻隱又貫四端如春和則
發生夏則長茂以至秋冬皆是一氣只是這箇生意問
偏言則曰愛之理專言則曰心之德如何曰偏言是指
其一端因惻隱之發而知其有是愛之理專言則五性
之理兼舉而言之而仁則包乎四者是也謨

問仁可包義智禮惻隱如何包羞惡二端曰但看羞惡時
自有一般惻怛底意思便可見曰仁包三者何以見曰
但以春言春本主生夏秋冬亦只是此生氣或長養或
斂藏有間耳可李

伊川言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理一也自天之所賦與
萬物言之故謂之命以人物之所稟受于天言之故謂
之性其實所從言之地頭同耳端蒙

唐傑問近思錄既載鬼神者造化之跡又載鬼神者二氣之
良能似乎重了曰造化之理蓋卿
氣良能是屈伸往來之理孟

人性無不善雖桀紂之為窮凶極惡也知此事是惡但則
是我要恁地做不柰何便是人欲奪了銖

伊川言在物為理九物皆有理蓋理不外乎事物之間處
物為義義宜也是非可否處之得宜所謂義也端蒙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理是在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
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義便有箇區處耆

問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曰且如這卓子是物於理可以安
頓物事我把他如此用便是義友仁

問忠信所以進德至對越在天也曰此一段只是解箇終
日乾乾在天之剛健者便是天之乾在父之剛健者便
是人之乾其体則謂之易便是横渠所謂块然太虛升
降飛揚未嘗止息者自此而下雖有許多般要之形而
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皆是實理以時節分段
言之便有古今以血氣支体言之便有人已却只是一
箇理也道夫

忠信所以進德至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這箇只是解
一箇終日乾乾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便無間斷便是終
日乾乾不必更說終日對越在天下高說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云云便是說許多事都只是一箇天賀孫

問詳此一段意只是体當這箇實理雖說出有許多般其

實一理也曰此只是解終日乾乾故說此一段從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說起雖是無聲無臭其闔闢變化之体
則謂之易然所以能闔闢變化之理則謂之道其功用
著見處則謂之神此皆就天上說及說到命于人則謂
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是就人身上說上
下說得如此子細都說了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又皆是此理顯者之跡看甚太事小事都
離了這箇事不得上而天地鬼神離這箇不得下而萬
事萬物都不出此故曰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者
無形無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狀是此器然有此
器則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器未嘗相離却不是於形
器之外別有所謂理亘古亘今萬事萬物皆只是這箇

所以說但得道在不係今與後已與人叔豪問不出這
体用其体則謂之性其用則謂之道曰道只是統言此
理不可便以道為用仁義禮智信是理道便是統言此
理直卿云道字看來亦兼体用如說其理則謂之道是
指体言又說率性則謂之道是指用言曰此語上是就
天上說下是就人身上說直卿又云只是德又曰兼体
用言如通書云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曰正是理雖
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而不正則不是道和亦只
是順理用而和順便是得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
此理不得於身故下云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
也只是此理故又云君子慎動直卿問太極圖只說動而
生陽靜而生陰通書又說箇机此是動靜之間又有此
一項文云智字自與知識之知不同智是其是非之理
知識便是察識得這箇物事好惡又問神是心之至妙
處所以管攝動靜下半截曾聞先生說神亦只是形而
下者賀孫問神既是管攝此身則心又安在曰神即是
心之至妙處滾在氣裏說又只是氣然神又是氣之精
妙處到得氣又是麁了精又麁形又麁至於說魂說魄
皆是說到麁處賀孫○寓錄云直卿看來神字本不
專說氣也可就理上說先生只就形而下者說先生曰所以說其就形而
出光彩便是神味道問神在心裏面為精發出光彩為神精屬陰
在心裏凝在裏面為精發出光彩為神精屬陰
神屬陽說到魂魄思神又是說到大段麁處

問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如何看體字曰體
謂如寒暑晝夜闔闢往來天地之間陰陽錯綜交換代易之

流行蓋與道為體也寒暑晝夜闔闢往來而實理於是流行其間非此則實理無所頓放猶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有此五者而實理寓焉故曰其體則之易言之易為此理之體質也（程子解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集註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即是此意）

其體則謂之易在人則心也其理則謂之道在人則性也其用則謂之神在人則情也所謂易者變化錯綜如陰陽晝夜雷風水火反復流轉縱橫經緯而不已也人心則語默動靜變化不測者是也體是形體也（賀孫錄云體非體用）謂之言體則亦是形而下者其理則形而上者也故程子曰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亦是意也（瑞蒙）

以其體謂之易以其理謂之道這正如心性情相似易便是心道便是性易變是性而日往月來春夏為陽秋冬為陰一陰一陽只管恁地相易質孫

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人傑謂陰陽闔闢屈伸往來則謂之易皆是自然皆有定理則謂之道造化功用不可測度則謂之神程子又曰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只是就人道上說入傑謂中庸大旨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通天物而言脩道之謂教則聖賢所以扶世立教垂法後世者皆是也先生曰就人身言之易猶心也道猶性也神猶情也畫曰升問云既就人身言之却以就

久自者就天地言之可乎曰天命流行所以主宰管攝是理者即其心也而有是理所以為秋冬之理是也至發育萬物者即其情也（僩錄別出）

正淳問其體則謂之易只屈伸往來之義是否曰義則不是只陰陽屈伸便是形體又問昨日以天地之心情性在人上言之今却以人之心性情就天上言之如何曰為春夏秋冬便是天地之心天命流行有所主宰其所以為春夏秋冬便是性造化發用便是情又問恐心大性小曰此不可以小大論若以能為春夏秋冬者為性亦未是只是所以為此者是合下有此道理謂如以鏡子為心其光之照見物處便是情其所以能光者是性

甚把木板子來却照不見為他元沒這光底道理當

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功用則謂之鬼神易是陰陽屈伸隨時變易大抵古今只是大闔闢小闔闢今人說易都無著摸聖人便於六十四卦只以陰陽奇耦寫出未至於所以為陰陽為古今乃是此道理及至忽然生物或在此或在彼如花木之類驀然而出華時都華實時都實生氣便發出來只此便是神如在父仁義禮智惻隱羞惡心便能管攝其為喜怒哀樂即情之發用處

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此三句是說自然底下面云其命于人則謂之性此是就人上說謂之命於人信人字便是心字夔孫

問此一段自浩然之氣以上自是說道下面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知如何曰一段皆是明道體無乎不在名雖不同只是一理發出是箇無始無終底意林易簡問莫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底道理否曰不可如此類泥着但見伊川說仁令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看看來恐如此不得古人言語各隨所說見意那邊自如彼說這邊自如此說要一一來比並不得又曰文字且子細逐件理會待看得多自有箇見處林曰某且要知盡許多疑了方可下手做曰若要知了如何便知得了不如且就知得處逐旋做去知得一件做一件知得兩件做兩件貪多不濟事如此用工夫恐怕輕費了時月某謂少看有功却多泛泛然多看全然無

盆今人大抵有貪多之病初來只是一箇小沒理會下梢成一箇大沒理會寓

明道醫書手足不仁以得仁之體一段以意推之蓋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所得以為心則是天地人物莫不同有是心而心德未嘗不貫通也雖其為天地為人物各有不同然其實則有一條脉絡相貫故體認得此心而有以存養之則心理無所不到而自然無不愛矣才以有私欲敬鋤不下曾認得我到處故世之忍心無恩者只是私欲敬之則便間斷發出來愛便有不與天地萬物心相貫通之理故求仁之切要只在不失其本心而已若失博施濟衆則自是功用故曰何干仁事言不於此而得也仁至難言亦以全體精微未易言

也止曰立人達人則有以指夫仁者之心而便於此觀則仁之體庶幾不外是心而得之爾然又嘗以伊川穀種之說推之其心猶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气發動乃情也蓋所謂生之性即仁之體發處即仁之用也若失博施濟衆則又是穀之成實而利及于人之謂以是觀之仁聖可知矣先生云何子仁事謂仁不於此得則可以為聖仁全無干涉則不可又云氣有不貫血脉都在這氣字上著心看則意好又云何事於仁言何止是仁必也仁之成德猶曰何止於木必也木之成就何止於穀必也

賀
孫

人生氣稟理有善惡此理字不是說實理猶云理當如此
倜

人生氣稟有善惡理只作合字看端蒙

生之謂性一段當作三節看其間有言天命者有言氣質者生之謂性是一節水流就下是一節清濁又是一節
蓄

問生之謂性一段難看自起頭至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成兩三截曰此一段極難看但細尋語脉却亦可曉上云不是兩物相對而生蓋言性善也曰既言性善下却言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謂之性却是言氣稟之性似與上文不相接曰不是言氣稟之性蓋言性本善而今乃惡亦是此性為惡所汨正如水為泥沙所混不成不與做水曰通所問乃南軒之論曰敬夫議論出得太早多有善并此間有渠論孟辨士大夫多求之者又難為拒之又問人生而靜當作斷句曰只是連下文而不容說作句性自稟賦而言人生而靜以上未有形氣理未有所受安得謂之性又問總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處先生所答說得不上切今不敢錄在後再問別錄在後又問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繼之者善如何便指作性曰吾友疑得極是此却是就人身上說繼之者善若就向上一說則天理方流出亦不可謂之性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此言人生性與氣混合者曰有此氣為人則理具於身方可謂之性又問向膝德粹問生之謂性先生曰且從程先

生之說亦好當時再三請益先生不答後來子細看此蓋告子之言若果如程先生之說亦無害而渠意有是指氣為性與程先生之意不同曰程先生之言亦是認告子語脉不著果如此說則孟子何必排之則知其發端固非矣大抵諸儒說性多說著氣如佛氏亦只是認知覺作用為性又問孟注云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近此某觀二家之說似亦不甚着氣曰其流必至此又問胡氏說性不可以善惡名似只要形容得性如此之大曰不是要形容只是見得不明若見得明則自不如此敬夫向亦執此說嘗語之云凡物皆有對今乃欲作尖那物一何故程先生論性只云性即理也豈不是見得明是真有功於聖門又問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至程先生

分明曰以前無人如此說若不是見得安能如此第二夜復問雖下夜謂性一段意有未盡不知統說性便不是性此是就性未禀時說已禀時說性者渾然天理而已總說性時則已帶氣矣所謂離了陰陽更無道此中最宜分別又問水流而就下以後此是說氣禀否若說氣禀則生下已是是夾雜說(錄云此是說氣可學)

問生之謂性一章泳切意自生之謂性至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是未之性與氣質之性兼說劈頭只指箇生字說是兼二者了曰那性字却如何泳曰恐只是都說做性泳又問舊來因此以水喻性遂謂天道純然一理便是那水本來清陰陽五行交錯雜揉而有昏濁便是

那水被泥汚了昏濁可以復清者只緣他母子清曰然那下愚不移底人却是那臭穢底水問也須可以澄治曰也減得些分數因言舊時人嘗裝惠山泉去京師或時臭了京師人會洗水將沙石在筧中上面傾水從筧中下去如此十數番便漸如故或問下愚亦可以澄治否泳云恐他自不肯去澄治了曰那水雖臭想也未至汙穢在問物如此更推不去却似那臭泥相似曰是如此又問自蓋生之謂性至猶氷流而就下也一節是說本來之性曰蓋生之謂性却是如何泳曰只是提起那一句說又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是說那初生時更說向上去便只是天命了曰所以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只說是誠之源也至乾道變化各正性

是性在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便兼氣質了問恐只是兼了情曰情便兼質了所以孟子答告子問性却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說仁義禮智却說則隱羞惡恭敬是非去蓋性無形影情却有實事只得從情上說入去問因情以知性恰似因流以知源舊聞蔡季通問康牧臨云凡物有兩端側隱為仁之端是頭端是尾端杖臨以為尾端近聞周莊仲說先生云不須如此分曰公如何說曰側隱是性之動處因其動處以知其本體是因流以知其源恐只是尾端曰是如此又問皆水也至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氷也一節曰這水只是說氣質泳曰竊謂因物慾之淺深可以見氣質之昏明猶因惻隱羞惡可以見仁義之端曰也是如此或問氣清

底人自無物慾曰也如此說不得口之欲味耳之欲聲人人皆然雖是稟得氣清純不檢束便流於慾去又問如此則人不可不加澄治之功至置在一隅也一節是說人求以變化氣質然變了氣質復還本然之性亦不是在外面添得曰是如此又問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至於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一節是言學者去求道不是外面添聖人之教人亦不是強人分外做曰此理天命也一句亦可見胡泳

或問生之謂性一段曰此段引譬喻亦叢雜如說水流而就下了又說從清濁處去與就下不相續這處只要認得大意可也又曰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二句又似有義剛

[illegible]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先生舊做明道論性說云氣之惡者其性亦無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明道又云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如此則惡專是氣稟不干性事如何說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既是氣稟惡便牽引得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既是氣稟不好便和那性壞了所以說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水本是清却因人撓之故濁也又問先生嘗云性不可以物譬明道以水喻性還有病否曰若比來比去也終有病只是不以這箇比又不能得分曉

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疑與孟子低昂曰這般所在難說卒作理會未得其舊時初看亦自疑但看

來看去自是分明今定是不錯不相誤只着工夫子細看莫據已見便說前輩說得不是又問草木與人物之性一乎曰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爲同知其同而不害其異方得

一卓淳問性善大抵程氏說善惡處說得善字重惡字輕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謂之性也此是氣質之性蓋理之與氣雖不同畢竟先有此理而後有此氣又問郭氏性圖曰性善字且做在上其下不當同以善惡對出于下不得已時善字下再寫一善字則傍出一惡字倒着以見惡只是反於善且如此猶自可說正淳謂自不當寫出來曰然當

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一段曰人生而靜以上即是人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此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言纔謂之性便已不是性也大抵人有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是說此形氣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無乎氣質不得爲性之本體也然性之本体元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元未嘗離乎未發雜乎已發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者言性不可形容而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理固可默識矣如孟子言性善與四端是也未有形氣渾然天理未有降而在人具於形氣之中故只謂之理已有形氣是理雖超然專說得理也程子曰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又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是也○銖

明道論性一章人生而靜者固其性然只有生字便帶却氣質了但生字以上又不容說蓋此道理未有形見處故今才說性便須帶著氣質無能懸空說得性者繼之者善本是說造化發育之功明道此處却是就人性發用處說如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是也伊川言極本窮源之性乃是對氣質之性而言言氣質之稟雖有善惡之不同然極本窮源而論之則性未嘗不善也 端蒙

問人生而靜以上一段曰程先生說性有本然之性有氣質之性人具此形體便是氣質之性才說性此性字便已不是性這性字却是本然性雜氣質與本來性說便已不是本然底也人生而靜以下方有形體可說以上是未有形體如何說 賀孫

曾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曰此是未有人生之時但有天理更不可言性人生而後方有這氣稟有這物欲方可言性 卓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此只是理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此是氣質要之假合而後成文蔚

人生而靜已是夾形氣專說性不得此處宜體認可學

或問說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為天命之不已感物而動酬酢萬殊為天命之流行不已便是流行不知上一截如何下語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乃天命之本體也 人傑

問人生而靜以上一段曰有兩箇性字有所謂理之性有

所謂氣質之性下一性字是理人生而靜此生字已帶氣質了生而靜以上便只是理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只說得氣質不是理也淳

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也蓋才說性時便是兼氣質而言矣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以上只說得箇人生而靜上而不通說蓋性須是箇氣質方說得箇性字若人生而靜以上只說箇天命之謂性者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者而言爾若才說性時則便是夾氣稟而言所以說時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

若論氣稟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稟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然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樣千般百種不可窮窕但不離此五者爾衆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是只說性如說善即是有性了方說得善方

問近思錄中說性似有兩種何也曰此說性往往人都錯看了才說性便有不是人性本善而已才墮入氣質中便薰染得不好了雖薰染得不好然本性却依舊在此全在學者著力令人却言有本性又有氣質之性此大害

問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這繼字莫是主於接續

承受底意思否曰主於人之發用處言之道夫
程子云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孟子言性善是也易
中所言蓋是說天命流行處明道却將來就人發處說
孟子言性善亦是就發處說故其言曰乃若其情則可
以為善矣蓋因其發處之善是以知其本無不善猶循
流而知其源也故孟子說四端亦多就發處說易中以
天命言程子就人言蓋人便是一箇小天地耳端蒙
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
發處而言之也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
見也流出而見其清然後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就
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使知性
之本善者也易所謂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先此所引繼

之者善也在性之後蓋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
性之發見者言明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發見亦如
此如後段所謂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
謂之神其實謂易在人便是心道在人便是性神在人
便是情緣他本原如此所以生出來箇箇亦如此一本
故也閎祖

問或謂明道所謂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與易所謂
繼之者善意不同明道是言氣質之性亦未嘗不善如
孔子性相近之意曰明道說繼之者善固與易意不同
但以為此段只說氣質之性則非也明道此段有言氣
質之性處有言天命之性處近後之寫來只於此段
性字下各註其處是說天命之性某處是說氣質之性

若識得數字分明有著落則此段儘易看銖

問明道言今人說性多是說繼之者善如孟子言性善是也此莫是說性之本体不可言凡言性者只是說性之流出處如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之類否先生點頭後江西一學者問此先生答書云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是夕復語文蔚曰今日答書覺得未是文蔚曰莫是易言繼善是說天道流行處孟子言性善是說人性流出處易與孟子就天人分上各有流出處言明道則假彼以明此耳非如先生未生已生之云曰然文蔚

繼之者善也周子是說生生之善程子說作人性之善用處各自不同若以此觀彼必有窒礙人傑

問田川云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曰物之初生其本未遠固好看及漸成葉茂便不好看如赤子入井時惻隱怵惕之心只此子仁見得時却好看到得發政施仁其仁固廣便看不見得何處是仁賜

問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此只是先生向所謂初之意否曰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粹未散尤易見爾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道夫

問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對是物也理安得有對曰如高下小大清濁之類皆是曰高下小大清濁又是物

也如何曰有高必有下有大必有小皆是理必當如此
如天之生物不能獨陰必有陽不能獨陽必有陰皆是
對這對處不是理對其所以有對者是理合當恁地浮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問如何便至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曰真箇是求有無對者看得破時真箇是差
異好笑且如一陰一陽便有對至於太極却對其底曰
太極有無極對曰此只是一句如金木水火土即土亦
似無對然皆有對太極便與陰陽相對此是形而上者
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便對過却是橫對了土便與
金木水火相對蓋金木水火是有方所土却無方所亦
對得過必大錄云四物皆資土故也胡氏謂善不與惡對惡是反善
如仁與不仁如何不可對若不相對覺說得天下事節了沒
必大同

問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有動必有靜有陰必有陽以至
屈伸消長盛衰之類莫不皆然還是他合下便如此邪
曰自是他合下來如此一便對二形而上便對形而下
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對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
面有上有下有內有外二又各自為對雖說無獨必有
對然獨中又自有對且如碁盤路丙丁相對末稍中間
只空一路若似無對然此一路對了三百六十路此所
謂一對萬道對言也銖

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
惡有語便有默有動便有靜然又却只是一箇道理如

人行出去是這脚歸亦是這脚譬如口中之氣噓則為温吸則為寒耳雖

問陰陽晝夜善惡是非君臣上下此天地萬物無獨必有對之意否曰這也只如喜怒哀樂之中便有箇既發而中節之和在裏相似道夫

問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出便不是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亭亭當當直上直下等語皆是形容中之在我其体段如此出則不是者出便是已發發而中節只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矣故曰出便不是謨

問亭亭當當之說曰此俗語也蓋不偏不倚直上直下之意也問敬固非中惟敬而無失乃所以為中否曰只是常敬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道夫

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此則內是)而無失最盡居敬方(謂居字方字)

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為無妄則可謂聖人為不欺則不可又問此正所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否曰然無妄是自然之無妄之謂誠是天道不欺其次矣是人道中庸所謂思誠者是也

味道問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曰非無妄故能誠無妄便是誠無妄是四方公面都去得不欺循是兩箇物事相對(寓)

或問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曰無妄是兼天地萬物所

同得底渾淪道理不欺是就一邊說泳問不欺是就人自說否曰然胡泳

無妄自是我無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之故次之祖道問冲漠無朕至教入塗轍他所謂塗轍者莫只是以人所當行者言之凡所當行之事皆是先有此理却不是臨行事時旋去尋討道理曰此言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不成元無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將道理入在裏面又問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是如何曰是這一箇事便只是這一箇道理精粗一貫元無兩樣今人只見前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將謂是空蕩蕩却不知道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如釋氏便只是說空老氏

只是說無却不知道莫實於理曰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未有君臣之理是後應字是應務之應否曰未應是未應此事已應是已應此事未應固是先却只是後來事已應固是先却

卿升

子升問冲漠無朕一段曰未有事物之時此理已具少間應處只是此理所謂塗轍即是所由之路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亦之或問未應不是先一條曰未應如未有此物而此理已具

到有此物亦只是這箇道理塗轍是車行處且如未有塗轍之理賀孫

問冲漠無朕一段曰此只是說無極而太極又問下文既是塗轍却是一箇塗轍是如何曰恐是記者欠了字亦曉不得又曰某前日說只從陰陽處看則所謂太極者便只在陰陽裏所謂陰陽者便只是在太極裏而今人說陰陽上面別有一箇無形無影底物是太極非也

（建孫○他本小異）

問近取諸身百理皆具且是言人之一身與天地相為流通無一之不相似至下言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却只是說上意一腳否曰然又問屈伸往來只是一闔一闢闔固為闢之基而闢亦為闔之基而闔亦為闔之氣氣雖屈而物亦自一面生出此所謂生生之理自然不息也道夫

問屈伸往來氣也程子云只是理何也曰其所以屈伸往來者是理必如此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其所以一陰一陽循環而不已者乃道也淳

明道言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應而已蓋陰陽之變化萬物之生成情偽之相通事為之終始一感則一應循環相代所以不已也端蒙

問天下只有箇感應自事事物物皆有感應寤寐語默動靜亦然譬如氣聚則風起風止則氣復聚賜

感應二字有二義以感對應而言則彼感而此應專於感

而言則感又無應意如感恩感德之類端蒙

問感只是內感曰物固有自外感者然亦不專是內感固有自內感者謂內感如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此只是一物先後自相感如人語極須默默極須語此便是內感若有人自外來與自家只得與做外感感於內者自是內感於外者自是外如此看方周徧平正只做內感便

心性以穀種論則包裹底是心有秕種有粳種隨那種發出不同這便是性心是箇發出底池本作心似箇沒事思量底他只會生又如服藥喫了會治病此是藥力或溫或涼便是藥性至於喫了有溫證有涼證這便是情孳孳徯之間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章如何曰疑此段

微有未穩處蓋凡事莫非心之所為雖放僻邪侈亦是心之為也善惡但如反覆手耳翻一轉便是惡止安頓不著也便是不善如當惻隱而羞惡當羞惡而惻隱便不是又問心之用雖有不善亦不可謂之非心否曰然

伯羽

問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看來不善之發有二有自思慮上不知不覺自發出來者有因外誘然後引動此思慮者閑邪之道當無所不用其力於思慮上發時便加省察更不使形於事為於物誘之際又當於視聽言動上理會取然其要又只在持敬惟敬則身心內外肅然交致其功則自無二者之病曰謂發處有兩端固是然畢竟從思慮上發者也只在外來底天理渾是一箇只不善

便是不從天理出來不從天理出來便是出外底了視聽言動該貫內外亦不可謂事是外面功夫若以為在內自有一件功夫在外又有一件功夫則內外支離無此道理須是誠之於思守之於為內外交致其功可也

問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程子之意是指心之本體有善而無惡及其發處則不能無善惡也胡五峯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先生以為下句有病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之仁也至三月之外未免少有私欲心便不仁豈可直以為心無不仁乎端蒙近以先生之意推之莫是五峯不曾分別得体與發處言之否曰只為他說得不備若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心有不仁心之本体無不仁耳端蒙

問心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如何曰心是貫徹上下不可只於一處看可學

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此句亦未穩淳

心生道也此句是張思叔所記疑有欠闕處必是當時改作行文所以失其文意伯豐云何故入在近思録中曰如何敢不載但只恐有闕文此四字說不盡磬

心生道也人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生道也如何曰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稟賦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有生故惻隱之心在人亦為生道也謨

心生道也心乃生之道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乃是得天之心以生生物便是天之心可學

問心生道也一段上面心生道莫是指天地生物之心下面惻隱之心人之生道莫是指人所得天地之心以爲心蓋在天只有此理若無那形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故曰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上面繼善下面言成性曰上面心生道也全然做天底也不得蓋理只是一箇渾然底人與天地混合無間端蒙

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是心乃屬天地未屬我在此乃是衆人者至下面各正性命則方是我底故又曰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人未得之此理亦未嘗不在天地之間只是人有是心便自具是理以生又不可道有心了却討一物來安頓放裏面似恁地處難看須自體認得端蒙

伊川云心生道也方云生道者是本然也所以生者也曰是人爲天地之心意本文又曰生亦是生生之意蓋有是惻隱心則有是形方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方敬子解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以博聞強記巧文飾詞爲人不知性故總於爲希聖之學而樂於爲希名慕利之學曰不是他樂於爲希名慕利之學別無可做只得向知裏去若知得有箇道理可做聖人他豈不願爲緣他不知聖人之可學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成空過須討箇業次弄或爲詩或作文是他沒着渾身處只得向知裏去俗語所謂無閫之輩是也因曰世上萬般皆下品若見得這道理高見世間萬般皆低故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蓋先

明諸心了次方知得聖之可學有下手處方就這裏做工夫若不就此如何地做○僩論入集註者已附本章

舜弼問定性書也難理會曰也不難定性字說得也詫異此性字是箇心字意門道言語甚圓轉初讀未曉得都沒理會子細看却成段相應此書在鄂時作年甚少淳明道定性書自胷中瀉出如有物在後面逼逐他相似胷之中都不見一箇下手處畢卿曰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這莫是下工處否曰這是說已成處且如今人私欲萬端紛紛擾擾無可柰何如何得他大公所見與理皆是背馳如何便得他順應道夫曰這便是先生前日所謂也須存得這箇在曰也不由你存此心紛擾看昏

甚方法也不能得他住這須是見得須是知得天下之理都着一毫私意不得方是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不然只見得他如生龍活虎相似更把捉不得道夫問定性書云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曰此一書首尾只此兩項伊川文字段數分明明道多只恁成片說將去初看似無統子細理會中間自有路脉貫串將去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自後許多說話都只是此二句意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是說擴然而大公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此是說物來而順應第能於怒時遏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遏忘其怒是應廓然而大公而觀理之是非是應物

來而順應這須子細去看方始得賀孫

明道答橫渠定性缺能不動一章明道意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絶之逐則又為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蓋橫渠有意於絶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為須是內外合一動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當只靜時能定則動時恐知被物誘去矣端蒙

問聖人動亦定靜亦定所謂定者是體否曰是曰此是惡物來不感這裏自定曰惡物來感時定抑善惡來皆定曰是曰善物則如何曰當應便應有許多分數來便有許多分數應這裏自定曰子哭之慟而何以見其為定曰此是當一心也須是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再三誦此

記上蔡說得圓淳

問聖人定處未詳曰知止而後有定只看此一句便了得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為物動曰舜號泣于旻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為定曰此是當應而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又是死了淳

問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貴廣大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學者卒未到此須何曰雖未到此規模也是恁地擴然大公只是除卻私意事物之來順他道理應之且如有一事自家見得道理是恁地却有箇偏曲底意思要為那人便是不公便逆了這道理不能順應聖人自有

聖人大公學者自有賢人大公學者大公又
問聖賢大公固未敢請學者之心當如何曰也只要存
得這箇在克去私意這兩句是有頭有尾說話大公是
包說順應是就裏面細說公是忠便是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順應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道夫
擴然而大公是寂然不動物來而順應是感而遂通問
問致道問自私者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者則不能
以明覺為自然所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
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普萬物順萬事
者即廓然而大公之謂無心無情者即物來而順應之
謂自私則不能廓然而大公所以不能以有為為應迹
用智則不能物來而順應所以不能以明覺為自然

明道云不能以有為為應迹應迹謂應事物之迹若心則
未嘗動也 端蒙
問昨日因說程子謂釋氏自私味道舉明道答橫渠書中
語先生曰此却是舉常人自私處言之若據自私而用
智與後面治怒之說則似乎說得淺若看得說那自私
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則
所指亦大闊矣先生曰固然但明道總人之私意言耳
味道又舉反鑑索照與夫惡外物之說先生曰此亦是
私意蓋自常人之私意與佛之自私皆一私也但非是
專指佛之自私言耳又曰此是程子因橫渠病處箴之
然有一般人其中空疎不能應物又有一般人溺於空
虛不肯應物皆是自私若能豁然而大公則上不陷於

空寂下不累於物欲自能物來而順應廣○賀孫錄云漢卿前日說佛只是此意先生嘗見自私用智之語亦是此意先生嘗自私自私說較分曉是常人之以此自私說較分曉是常人之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亦是說得熬細恐只是佛氏之自私先生曰此說得較闊兼兩意也是見橫渠說得有這病故如此說賀孫云今以惡外物之心來照無物之地猶反鑑而索照也亦是說絕外物而來定之意曰然但所謂自私而用智如世人一等嗜慾也是不能以有為為應迹如異端絕滅外物便都不知此上不論於空寂下不累於物欲

問定性書所論固是不可有意於除外誘然此地位高者之事在初學恐亦不得不然否曰初學也不解如此外誘如何除得有當應者亦只得順他便看理如何理當應便應不當應便不應此篇大綱只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其他引易孟子皆是如此末謂第一節大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一篇着力緊要只在此一句遽忘其怒便是擴然大公觀理之是非便是物來順應明道言語渾淪子細看節節有條理曰內外兩忘是內不自私外應不鑿否曰是大抵不可以在內者為是而在外者為非只得隨理順應淳

先生舉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惟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舊時謂觀理之是非才見已是而人非則其爭愈力後來看不如此如孟子所謂我必不仁也其自反而仁矣其橫逆由是也則曰此亦妄人而已矣璘

人情易發而難制明道云人能於怒時遽忘其怒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此語可見然有一

說若知其理之曲直不必校却好若見其直而又怒則愈甚大抵理只是此理不在外求若於外復有一理時却難爲只有此理故可學

問聖人恐無怒容否曰怎主無怒容合當怒時必亦形於色如要去治那人之罪自爲笑容則不可曰如此則恐涉忿怒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疑誅四凶當其時亦須怒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更不續

問定性書是正心誠意功夫否曰正心誠意以後事

伊川謂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即妄也如楊墨何嘗有邪心只是不合正理義剛

先生以伊川答方道輔書示學者曰他只恁平鋪無緊要說出來只是要後易他一兩字也不得要改動他一句

也不得道夫

問蘇季明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事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何如曰季明是橫渠門人祖橫渠修辭之說以立言傳後爲修辭居業明道與說易上修辭不恁地修辭只是如非禮勿言若修其言辭正爲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便是理會敬義之實事便是表裏相應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便是立誠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業便是逐日底事業恰似日課一般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如是心中實見得理之不妄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常常恁地則德不期而進矣誠便即是忠信修有言辭便是要立得這

忠信若口不擇言只管逢事便說則忠信亦被汨沒動蕩立不住了明道便只辨他修辭二字便只理會其大規模伊川却與辨治經便理會細密都無縫罅又曰伊川也辨他不盡如講書不止只是治經若平日所以講習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與應事接物有合講者或更切於治經亦不為無益此更是一箇大病痛賀孫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為他元來見識自高顏子才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却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孟子終是麤端蒙

伊川曰學者須是學顏子孟子說得麤不甚子細只是他才高自至那地位若學者學他或會錯認了他意思苦

龐子說話便可下手做孟子底更須解說方得賀孫

蔡問孟子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如養氣處豈得為無可依據曰孟子皆是要用顏子須就已做工夫所以學

問且省外事但明平善唯進誠心只是教人鞭辟近裏窮

謂明善是致知誠心是誠意否曰知至即便意誠善才明誠心便進又問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便是應那省外事一句否曰然外事所可省者即省之所不可省者亦強省不得善只是那每事之至理文章是威儀制度所守不約泥濫無功說得極切這般處只管將來玩味則道理自然都見又曰這般次第是呂與叔自關中來初見二程時說話蓋橫渠多教人禮文制度之事他學者只管用心不近裏故以此說教之然只可施之與叔

諸人若與龜山言便不着地頭了公今看近思録看
別經書須將遺書蕪看蓋他一人是一箇病痛故程先
生説得各各自有精采道夫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是理會自家切已處明
善了又更須看自家進誠心與未賀孫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識得與實有須
做兩句看識得是知之也實有是得之也若只識得只
是知有此物却須實有諸已方是已物也當

閒明道説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栽培一段
只緣他源頭是箇不忍之心生生不窮故人得以生者
其流動發生之機亦未嘗息焉推其愛則視夫天地萬
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則無所不當愛曰這道理之

自見如此硬措定説不得如云從他源頭上便
有箇不忍之心生生不窮此語有病他源頭上未有物
可不忍在未説到不忍在只有箇陰陽五行有闔闢有
動静自是用生不是要生到得説生物時又是流行已
後既是此氣流行不息自是生物自是愛假使天地之
間淨盡無一物只留得這一箇物事他也自愛如云均
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須用愛也未説到這裏在此又
是説後來事此理之愛如春之温天生自然如此如
水相似衆着底自然熟不是使他熟也因舉東見録中
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
皆仁也云云極好當添入近思録中個
心只是放寬平便大不要先有一私意隔礙便大心大則

自然不急。有禍患之來亦未須驚恐。或有所獲亦未要便歡喜。在少間亦未必禍更轉爲福。福更轉爲禍。

荀子言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蓋君子心大則是天心心小則是文王之事。事皆爲好。小人心大則放肆心小則是褊隘。事皆不好也。賀孫

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鬪靡爲能。若明道看更不躗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己爲入之分。賀孫

問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情性之正。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恐減與盈是禮樂之體本如此。進與反却是用功處。否曰減是退讓撙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進者力

之。謂盈是和說。舒散快活底意思。是樂之體如此。退斂之。謂禮主其減。却欲進一步向前着力去做。樂主其盈。却須退斂節制收拾歸裏如此。則禮減而却進。樂盈而不反。則已也。因問如此。則禮樂相爲用矣。曰然。銖

問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何謂也。曰記謂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如九事儉約如文飲恭敬便是減。須當着力向前去做便是進。故以進爲文。樂如歌詠和樂便是盈。須當有箇節制和而不流。便是反。故以反爲文。禮減而却進前去。樂盈而却反退來便是得情性之正。淳

禮主其減者。禮主於撙節退遜。檢束然以其難行。故須勇

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爲文樂主其盈者樂主於舒暢發越然一向如此必至於流蕩故以反爲文禮之進樂之反便得情性之正又曰主減者當進須力行將去主盈者當反須回顧身心賀孫

禮樂進反禮主於斂束然斂束太甚則將又意消了做不去故以進爲文則欲勉行之樂主於盈謂和樂洋溢然太過則流故以反爲文則欲回來減此子故進反之間便得情性之正不然則流矣端蒙

問禮樂進反之說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以謙遜退貶爲尚故主減然非人之所樂故須強勉做將去方得樂以發揚踔厲爲尚故主盈然樂只管充滿而不反則又也無

須反方得故云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所以程子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道夫

天一分即天理也父安其父之分子安其子之分君安其君之分臣安其臣之分則安得私故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賀孫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這體字只事理合當做處凡事皆有箇體皆有箇當然處問是體段之體否曰也是如此又問如爲朝廷之體爲一國有一國之體爲州縣有州縣之體否曰然是箇大體有格局當做處如作州縣便合治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爲太史便須求賢才

去贓吏除暴斂均力役這箇都是定底格局合當如此
敬或問云云曰不消如此說只怕人傷了那大體如太
事不曾做得却以小事爲當急便害了那大體如爲禾
子近庐合當養謙正直又却恬退寡默及至處鄉里合
當閉門自守躬應退之節又却向前要做事這箇便都
傷了那大體如今人議論都是如此合當舉賢才而不
舉而曰我遠權勢合當去姦惡而不去而曰不爲已甚
且如國家遷汴都之禍國於東南所謂大體者正在於
復中原雪讎恥却曰休兵息民兼愛南北正使真箇能
如此猶不是況爲此說者其實只是懶計而已　僩

根本須是先培壅涵養持敬便是栽培賀孫
問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曰此段只如弟子

孝出弟行謹言信愛衆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
耳先只是從實上培壅一箇根脚却學文做工夫去蒙
仲思問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曰最是他下得夾持
兩字好敬主乎中義防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要時
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伯羽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更無東西走作去
處上面只更有箇天德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
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只是
健順又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者乾道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者坤道又曰公但看進德立誠是甚模樣
強健賀孫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直上者無許多人欲牽惹也

因說敬恕先生舉明道語云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而今有一樣人裏面謹嚴外面却慵苴有人外面慈愛裏面却都是私意了內外夾持如有人在裏面把住一人在門外把持不由他不上去 夔孫

問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道剏如何分別曰道義是箇體用道是大綱說義是就一事上說義是道中之細分別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來 寓

問正其義者九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有謀利之心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爲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之心正義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之後如此看可否曰恁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看來也須微有先後之序 僩

錄云或問正義在先明道在後曰未有先後此只是合掌底意思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或曰事成之謂利所以有義功成則是道便不是惠迪吉從逆凶然惠迪亦未必皆吉 可學

楊問膽欲大而心欲小如何曰膽大是千萬人吾往處天下萬物不足以動其心貿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是膽大心小是畏敬之謂文王小心翼翼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是也問橫渠言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何如曰此心小是畢陋狹隘事物來都沒柰何打不去只管見礙皆是病如要敬則礙和要仁則礙義要剛則礙柔這裏只看得一箇更着兩箇不得爲敬便一向拘拘爲和便一向放肆沒理會仁便煦煦姑息義

便發暴出來心大便能容天下萬物有這物則有這理有那物即有那道理並行而不相悖並育而不相害寓膽欲大而心欲小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方能爲趙趙武夫公侯干城之事德明

輩卿云智欲圓而行欲方膽欲大而心欲小妄意四者缺一不可曰圓而不方則誦詐方而不圓則執而不通志不大則卑陋心不小則狂妄江西諸人便是志大而心不小者也道夫

或問智欲圓而行欲方智欲圓轉若行不方正而合於義則相將流於權謀誦詐之中所謂智欲圓而行欲方也曰是如此又曰智是對仁義禮智信而言須是知得是非方謂之智不然便是不智子蒙

問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曰道理本自廣大只是潛心積慮緩緩養將去自熟透熟若急迫求之則是起意去趕趁他只是私意而已安足以入道倜

問視聽思慮動作皆天理人但於中要識得真與妄耳真妄是於那發處別識得天理人欲之分如何曰皆天也言視聽思慮動作皆是天理其順發出來無非當然之理即所謂真其妄者却是反乎天理者也雖是妄亦無非天理只是發得不當地頭譬如一草木合在山上此是本分今却移在水中其爲草木固無以異只是那地頭不是恰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意端蒙

問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之所爲及發而不中節則是妄故學者須要識別之曰妄是私意不是不中節道夫曰這

正是顏子之所謂非禮者曰非禮處便是私意道夫
役智力於農圃內不足以成已外不足以治人是濟甚事
賀孫

進德則自忠恕是從這裏做出來其致則公平言其極則
公平也 端蒙

問公只是仁底道理仁却是箇流動發生底道理故公而
以人體之方謂之仁否曰此便是難說公而以人體之
此一句本微有病然若真箇曉得方知這一句說得好
所以程先生又曰公近仁蓋這箇仁便在這人字上你
元自有這仁合下便帶得來只爲不公所以蔽塞了不
出來若能公仁便流行譬如清中水被沙土罨壅塞
了故水不流若能掘去沙土罨壅水便流矣又非是大

外面別掘水來放清中元有此水只是被物事
壅遏了去其壅塞水便流行如克己復禮爲仁所謂克
己復禮者去其私而已矣能去其私則天理便自流行
不是克己了又別討箇天理來放在裏面也故曰公近
仁又問公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
用愛是仁之發處恕是推其愛之心以及物否曰如
公所言亦非不是只是自是湊合不著都無滋味若道
理只是如此看又更做甚麼所以只見不長進正緣看
那物事沒滋味又問莫是帶那上文公字說否曰然恕
與愛本皆出於仁然非公則安能恕安能愛又問愛矣
是合下發處便愛來有以及物在恕則方能推已以及
物否曰仁之發處自是愛恕是推那愛底愛是恕之所

推者若不是恕去推那愛也不能及物也不能親親仁民愛物只是自愛而已若裏面元無那愛又只推箇甚麼如開溝相似是裏面元有這水所以開着便有水若裏面元無此水如何會開着便有水若不是去開溝縱有此水也如何得他流出來愛水也開之者恕也又問若不是推其愛以及物縱有此愛也無可得及物否曰不是無可得及物若不能推則不能及物此等處容易曉如何恁地難看

問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是仁之理公而以人體之故曰仁竊謂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功夫到處公所以能仁所謂公而以人體之者若曰已私既盡只就人身上看便是仁體猶骨也如體物不可遺之躰貞者事之幹

問向日問公而以人體之則爲仁先生曰體作體認之體亦不妨殊思之未達竊謂有此人則具此仁然所以不仁者以其私也能無私心則此理流行即此人而此仁在矣非是公後又要去體認尋討也先生頷楊至之謂曰仁字叔重說得是了但認體字未是休者了是以人而體公蓋人撑起這公作骨子則無私心而仁矣蓋公只是一箇公理仁是人心本仁人而不公則害夫仁

體之類非體認之體也曰公是仁之方法人是仁之材料有此人方有此仁蓋有形氣便具此生理若無形氣間隔則人身上全體皆是仁如無此形質則生意都不湊泊他所謂體者便作體認之體亦不妨体認者是將此身去裏面體察如中庸體群臣之體也 銖

問向日問公而以人體之則爲仁先生曰體作體認之體亦不妨銖思之未達竊謂有此人則具此仁然所以不仁者以其私也能無私心則此理流行即此人而此仁在矣非是公後又要去體認尋討也先生頷楊至之謂曰仁字叔重說得是了但認體字未是休者了是以人而體公蓋人撑起這公作骨子則無私心而仁矣蓋公只是一箇公理仁是人心本仁人而不公則害夫仁

故必體此公在人身上以為之體則無所害其仁而仁流行矣作如此看方是銖

問公而以人體之如何曰仁者心之德在我本有此理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蓋公猶無塵也人猶鏡也仁則猶鏡之光明也鏡無纖塵則光明人能無一毫之私欲則仁猶鏡之光明也只是鏡元來自有這光明人不為塵所昏爾人之仁也亦非自外得也只是人心元來自有這仁今不為私欲所蔽爾故人無私欲則心之體用廣大流行而無時不仁所以能愛能恕

仁譬如水泉私譬如沙石舀能壅却泉公乃所以來去沙石者也沙石去而水泉出私去而仁復也德明

謂仁只是公固矣未盡謂公近仁耳又似太踈伊川曰只是一箇公字學者問仁則當教他將公字思量此是先生晚年語乎淡中有意味顯道記憶語及入圊語錄亦有數段更宜參之鏞

或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甫

所施其愛爾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銖

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何以別曰施是從這裏流出用是就事說推己爲恕恕是從己流出去及那物愛是才調恁地愛如水恕如氷之流又問先生謂愛如水恕如氷之流淳退而思有所未合竊謂仁如水

如氷之潤恕如氷之流不審如何曰說得好昨日說過了淳

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如何分曰恕是分俵那愛底如一桶水愛是水恕是分俵此水何處一杓故謂之施愛是仁之用施用兩字移動全不得這般處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用恕所以施愛者銖

推有孔孟能如此下自前楊諸人便不能便可移易當

有言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伊川言盡物只可言信推己之謂恕蓋恕是推己只可言施如此等處極當細看道夫

或問力行如何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問何以爲淺近曰他只是見聖賢所爲心下愛硬依他行這

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是當恁地行又問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是如何曰久時將次只是恁地休了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根撅警覺不要放肆則講習應接時便當思量義理淳

楊子順問涵養須用敬涵養甚難心中一起一滅如何得主一曰人心如何教他不思如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豈是無思但不出於私則可曰某多被思慮紛擾思這一事又牽走那事去雖知得亦自難止曰既知得不是便當絶斷了淳

涵養此心須用敬警之養赤子方血氣未壯實之時且須時其起居飲食養之於屋室之中而謹顧守之則有可

成之期才方乳保却每日暴露於風日之中偃然不顧豈不致疾而害其生耶大雅

問伊川謂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賀孫

用之問學者必先立標準如何曰如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話而今雖道是要學聖人亦且從下頭做將去若日日恁地比較也不得雖則是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若只管將來比較不去做工夫又何益賀孫

問學者做工夫須以聖人為標準如何却說不得立標準曰學者固當以聖人為標準心裏便計較思量幾時得到聖人處聖人田地又如何便有箇先獲底心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

為者亦若是也只是如此平說教人須以聖賢自期又何須先立標準只恁下着頭做少間自有所至

尹和靖從伊川半年後方得見西銘大率不知那半年是在做甚麼想見只是且教他聽說話曾究祖云也是初入其門未知次第驟將與他看未得先生曰豈不是如此又曰西銘本不曾說理一个殊因人疑後方說此一句義剛

問尹彦明見程子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如何曰是教他自家一切已處思量自看平時箇是不是未敢便把那書與之讀曰如此則未後以此二書併授之還是以尹子已得此意還是要教他知天地間有箇道理

地闢闔道夫

昨夜說尹彦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也好也有病蓋且養他氣質淘澘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記所謂未卜先禘不視孝游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蓋天下有多少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尹彦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須是如此方得天下事無所不當理會者纔半夫不到業無由得大少間措諸事業便有欠缺此便是病或曰想得當時大率亦未成倫緒難看在曰然尹彦明看得好想見熟着日月看臨了連格物也看錯了所以深不信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說是看箇甚麼或

曰和靖才力極短當初做經筵不見得若便當誰劉想見做不去曰只他做經筵也不黍何說得話都不痛快所以難能解經而通世務者無如胡文定然教他做經筵從文都不肯一向辭去要做奢秋解不知是甚意思蓋他有退而著書立言以垂後世底意思無那措諸事業底心縱使你做得了將上去知得人君是看不看若朝夕在左右說豈不大有益是合下不合有這箸書垂世底意思故也人說話也難有說得響感動得人者如明道會說所以上蔡說才到明道處聽得他說話意思便不同蓋他說得自是感發人伊川便不似他伊川說話方終是難感動人或曰如與東坡門說話固是他門不是然終是伊川說話有不相乳入處曰便是說話

只是這一樣說話只經一人口說便自不同有說得動人者有說得不爱聽者近世所見會說話說得響令人感動者無如陸子靜可惜如伯恭都不會說話更不可說只通寒暄也聽不得自是他声音難曉子約尤甚

問謝氏說何思何慮處程子道恰好着工夫此是着何工夫曰人所患者不能見得大體謝氏合下便見得大體處只是下李之功夫却欠程子道恰好着工夫便是教他着下李底工夫

朱子語類卷第九十六

程子之書二

遺書云不信其師乃知當時有不信者 古○三卷 蒙

學原於思思所以起發其聰明端蒙

六經浩瀚下手難盡晓且見得路逕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問如何是門庭曰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都未有成說學者乍難捉摸故教人如此或問如詩是吟詠性情讀詩者便當以此求之否曰然 僩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此亦只是言其大槩且存得此心在這裏若事物之來不可不

應且隨自家力量應之雖不中不遠矣更須下工夫方到得細密的當至於至善處此亦且是為初學言如龜山却是恁地初間只管道是且隨力量恁地更不理會細密處下梢都衰塌了所謂學者全體此心只是全得此心不為私欲汨沒非是更有一心能體此心也此等當以意會　端蒙

只是心生言只是敬心不熟也恭者私為之恭言恭只是人為禮者非體之禮言只是禮無可捉摸故人為之恭必循自然底道理則自在也　端蒙

明道曰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大甚便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亦須且恁地把捉操持不可便放了敬而勿失即所以中也敬而無失不是中只是敬而無失便見得中底氣象此如公不是仁然公而無私則仁又曰中是本來底須是做工夫此理方着司馬子微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他只是要得恁地虛靜都無事但只管要得忘便不忘是馳也明道說張夫拱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来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容非自然君實又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為中所制縛且中字亦何形象他是不思量又思量箇不思量底寄寓一箇形象在這裏如釋氏教人便有此是這箇道理如曰如何是佛云胡亂掉一語教人只管去思量又不是道理又別無可思量心只管在這上行思坐想久後忽然有悟中字亦有何形象又去那處討得箇中心本来是

錯亂了又添這一箇物事在裏面這頭討中又不得那頭又討不得如何會討得天棋雖是硬捉又且把定得一箇物事在這裏溫公只管念箇中字又更生出頭緒多他所以說終夜睡不得又曰天棋是硬截溫公是死守旋旋去尋討箇中伊川即曰持其志所以教人且就裏面理會譬如人有箇家不自作主却倩別人來作主

賀孫

伯豐說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當

敬而無失問莫是心純於敬在思慮則無一毫之不敬在事為則無一事之不敬曰只是常敬敬即所以中端蒙問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何也

聖人之心虛明便能如此常人記事忘事只是着意之故

淳

李德之問明道因修橋尋長梁後每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學者心不可有一事其切謂凡事須思而後通安可謂心不可有一事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於心可也明道胷中有一條梁不知今人有幾條梁柱在肚裏佛家有流注想木本流將去有此滲漏處便留滯蓋

卿

心要在腔子裏心要有主宰繼自今便截留中膠擾敬以窮理德明

問心要在腔子裏若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日然則方其應接時

則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亦合管着曰固是要如此明德

或問心要在腔子裏曰人一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身恰似箇無梢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某嘗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賀孫

或問心要在腔子裏如何又問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便在腔子裏是更無可說賀孫

問人心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如何是活曰心無私便可推行活者不死之謂李閎

或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如何曰易是自然造化聖人本意只說自然造化流行程子是將來就人身上說敬則這道理流行營錄云敬便易行也不敬便間斷了前輩引經文多是借來說已意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孟子意是說做工夫處程子却引來爲飛魚躍處說自然道理若知得爲飛魚躍便了此一語又如必有事焉於敬此處那有敬意亦是借來做自己說孟子所謂有事只是集義勿正是勿望氣之生義集則氣自然生我只集義不要等待氣之生若等待便辛苦便去助氣使他長了氣不至於浩然便作起令張旺謂已剛毅無所屈撓便要發揮去做事便是助長淳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敬則無間斷不知易何以言敬曰伊川明說得潤使人難曉曰下面云誠敬而已矣恐是說天地間一箇實理如此曰就天地之間言之是實理就人身上言之惟敬然後見得心之實處流行不息敬才間斷便不誠不誠便無物是息也德明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天地人只是一箇道理天地設位而變易之理不窮所以不地生生不息人亦全得此理只是氣稟物欲所昏故須持敬治之則本然之理自無間斷曰也是如此天地也似有箇主宰方始造地變易便是天地底敬天理只是直上去更無四邊參滲更無走作賀孫

問程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如何以此便謂

曰亦是仁也若能到敬歇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能如是則仁亦在其中寓錄作便可為仁如克己復禮亦是仁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是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仁看從那路入但從一路入做到極處皆是仁淳同

問不有躬無悔無利不立已後自能當得天下萬物曰下面天下萬物說已已立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是伊川解易上句後一句又是覆解此意在乎以立已為先應事為後今人平日講究所以治国平天下之道而自家身已全未曾理會得若能理會自家身已雖與外事若浩然不相接然明德在這裏了新民只見成推將去賀孫

問不已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何也曰已不立則在我無主宰矣雖向好事亦只是見那事物好隨那事物去便是爲物所化淳

問主一曰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一事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節次多了又不當恁地問主一只是主一不必更於主一上問道理如人喫飯喫飯自是喫飯何是喫飯先賢說得甚分明也只消恁地說在自體認取主一只是專一

專之問或人專守主一曰主一亦是然程子論主一却不然又要有用豈是守堤然之主一呂與叔問主一程子云只是專一今欵主一而於事乃處置不下則與程子所言自不同學

或謂主一不是主一事如一日萬幾須要並應曰一日萬幾也無並應底道理須還他逐一件理會但只是聰明底人却見得快端蒙

主一兼動靜而言

問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這心便一了所以說道閑邪則固在這裏要去閑他則一矣既一則邪便自不能入更不消說又去閑邪恰如知得外面有賊今夜用須防他則便惺了既惺了不須更說防賊賀孫

或問閑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二者不可

有偏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去僞

用之問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曰這處難說只爭一毫子只是看來看去待自見得若未感時又更操這所寓便是有兩箇物事所以道只有操而已只操便是主宰在這裏如克己復禮不是克己復禮二字只是拖帶下面二字要挑撥箇字排在這裏克己復禮二字只是拖帶下面二字要挑撥出天理人欲非礼勿視聽言動不是非礼是一箇物事禮又是一箇物事勿又是一箇物事只是勿便是箇主宰若恁地持守勿令走作也由他若不收斂一向放倒去也由他釋氏這處便說得驚天動地聖人只渾淪說在這裏教人自去看

賀孫

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曰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實淳

外患不能入是有主則實也外邪不能入是有主則虛也自家心裏只有這箇為主別無事物外邪從何處入豈不謂之虛乎然他說有主則虛者實字便已在有主上了又曰有主則實者自家心裏有主外患所不能入此非實而何無主則實者自家心裏既無以為之主則外邪却入來實其中此又安得不謂之實乎

夫道

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此重在主字上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重在敬字上言敬則自虛靜故邪不得而奸之也端蒙

問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如何分別曰只是有主於中

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又曰若無主於中則目之欲也從這裏入耳之欲也從這裏入鼻之欲也從這裏入大凡有所欲皆入這裏便滿了如何得虛淳錄云皆入這裏來這裏面便滿了以手指心曰如何得虛因舉林擇之作主一銘云有主則虛神守其舍無主則實鬼闞其室又曰有主則實既言有主便已是實了却似多了一實字看來這箇實字謂中有主則外物不能入矣又曰程子既言有主則實又言有主則虛此不可泥看須看大意各有不同始得凡讀書則看他上下意是如何不可泥着一字如楊子言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言剛却是仁柔却是義又論語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也各隨本文意看自不相礙寓

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以敬主於一做這件事更不做別事無適是不走作泳

問何謂主一曰無適之謂一只是不走作又問思其所當思如何曰卻不妨但不可胡思且只得思一件事如思此一事又別思一件事便不可錄

無適之謂一無適是箇不走作且如在這裏坐只在這裏坐莫思量出門前去在門前立莫思量別處去聖人說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博奕豈是好事與其營營終在博奕上驤

問主一無適只是莫走作且如讀書時只讀書着衣時只着衣理會一事時只理會一事了此一件又作一件此

主一無適之義張卿曰某作事時多不能主一曰只是心不定人亦須是定其心曰非不欲主一然竟不能曰這箇須是習程子也教人習曰莫是氣質薄否曰然亦須涵養本原則自然別道夫

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則不能周流無窮矣道夫竊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何有乎滯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於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這却是滯於一隅又問以大綱言之有一人焉方應此事未畢而復有一事至則當何如曰也須是做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亦無雜慮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道夫

問伊川答蘇季明云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為如何此說又似與季明同曰但欲見其如此耳然亦有病若不得其道則流於空故程子云今只道敬又問既發未嘗不合分作兩處故不許如中庸說固無害曰然

問舊看程先生所答蘇季明喜怒哀樂未發耳無聞目無見之說亦不甚曉昨見先生答呂子約書以為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心之有知未發與目之有視耳之有聽心之有思已發不同方曉然無疑不知足之履手之拄亦可分未發已發否曰便是書不如此讀聖人只教你去喜怒哀樂上討未發已發都不干事且如眼見一箇物事心裏愛便

是已發便屬喜見人物事惡之便屬怒若見箇物事心裏不喜不怒有何千陂（或作一似閑如何）謂之已發

問蘇季明問靜坐時乃說未發之前伊川以祭祀前旒藏纊（音況）之據祭祀時恭敬之心向於神明此是已略發還只是未發曰只是如此恭敬未有喜怒哀樂亦未有思喚做已發不得然前旒藏纊非謂全不見聞若全不見聞則厥奠有時而不知拜伏有時而不能起也（淳同）

用之問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一條曰此條記得極好只中間說謂之無物則不可然靜中須有箇覺處此二句似反說無物字恐當作有物字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只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全未有一箇動綻大綱且約住執持在這裏到

獨處便是發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雖未大段發中間已有一毫一分見了便就這處分別從善去惡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雖是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執持底在這裏始得不是一向放卻又不是一向空寂了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此意否曰此亦是有意了便是已發只是敬而無失所以為中大綱且執持在這裏下面說復卦便是說靜中有動不是如瞌睡底靜中間常自有箇主宰執持後又說艮卦又是說動中要靜復卦便是一箇大斡轉底艮卦艮卦便是兩箇斡轉底復卦復是五陰下一陽艮是二陰上一陽是動底物事陰是靜底物事凡陽在下便是震動意思在中便是陷在二陰之中如人陷在窞裏相似在

上則沒去處了只得止故曰艮其止陰是柔媚底物事在下則巽順陰柔不能自立須附於陽在中則是附麗之象在上則說盖柔媚之物在上則歡悅賀孫

問未發之前當戒謹恐懼提撕警覺則亦是知覺而伊川謂既有知覺却是動何也曰未發之前須常惺惺不是瞑然不省若瞑然不省則道理何在成甚底大本曰常醒便是知覺否曰固是知覺曰知覺便是動否曰固是動曰何以謂之未發曰未發之前不是瞑然不省怎生說做靜得然知覺雖是動不害其為未動若喜怒哀樂則又別也曰恐此處知覺雖是動而喜怒哀樂却未發否先生首肯良久曰是下面說復見天地之心說得好復一陽生豈不是動曰一陽雖動然未發生萬物便是喜

怒哀樂未發否曰是淳

問前日論既有知覺却是動也其彼時一言句及思大抵心本是箇活物無間於已發未發常惺惺活伊川所謂動字只似活字其曰怎生言靜而以復說證之只是明靜中不是寂然不省故爾不審是否曰說得已是但寂字未是寂含活意感則便動不只是昏然不省也淳

正淳問靜中有知覺曰此是坤中了脈無陽到動處却是復只將十二卦排便見方子

問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伊川曰謂之靜則可靜中須有物始得所謂靜中有物者莫是喜怒哀樂雖未形而含喜怒哀樂之理否曰喜怒哀樂

乃是感物而有猶鏡中之影鏡未照物安得有影曰然則靜中有物乃鏡中之光明曰此却說得近似但只是比類所謂靜中有物者只是知覺便是曰伊川却云纔說知覺便是動曰此恐伊川說得太過若云知箇甚底知得煖便是知覺一箇物事今未覺箇甚底如知得寒覺得煖便是知覺一箇物事今未曾知覺甚事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為靜不成靜坐便只是瞌睡耳

問程子云須是靜中有物始得此莫是先生所謂知覺不昧之意否曰此只是言靜時那道理自在却不是塊然如死底物也端蒙

靜中有物如何曰有聞見之理在即是靜中有物問敬莫是靜否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換做敬去偽

問伊川言靜中須有物始得此物云何曰只太極也洽

蘇季明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伊川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專一而今學問只是要一箇專一若參禪修養亦皆是專一方有功修養家無底事他硬想成有釋氏有底硬想成無只是專一然他底却難自家道理本來却是有只要人去理會得却甚順却甚易或問專一可以至誠敬否曰誠與敬不同誠是實理是個前背後都恁地做一件事直是做到十分便是誠若只做得兩三分說道今且謾恁地做恁地也得不恁地也得便是不誠敬是戒謹恐懼意又問恭與敬如何曰恭是主容貌而言（貌曰恭手容恭）敬是主事而言（執事敬思事敬）問敬

如何是主事而言曰而今做一件事須是專心在上面方得不道是不好事而今若讀論語心又在孟子上如何理會得若做這一件事心又在那事永做不得又曰敬是畏底意思又曰敬是就心上說恭是對人而言又曰若有事時則此心便即專在這一事上無事則此心悠然又曰恭是謹敬是畏嚴是嚴威儼格非所以事親是誰於這處使不得若以臨下則敬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孫賀

問以心使心此句有病否曰無病其意只要此心有所主宰焉

問又心使心如何曰平使之今人都由心則是妄使矣

問合守の孝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問曰心之本體湛然虛明無毫私欲之累則心德未嘗不存矣把捉不定則為私欲所亂是心外馳而其德亡矣曰如公所言則是把捉不定故謂之不仁今此但曰皆是不仁乃是言惟其不仁所以致把捉不定也蒙端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而句言簇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也直卿○蒙端

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彼問學明道一日曰諸公在此只是孝某說話何不去力行二公云其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靜坐時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斂歸來也有箇着

落譬如人出外去才歸家時便自有箇着身處若是不曾存養得箇本原茫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無箇着身處也 廣

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曰這却是一箇總要處安卿問伊川言目畏尖物此理須克去室中率置尖物曰疑病每如此尖物元不曾刺人他不刺人此是如何曰疑病只管見尖物來刺人耳伊川又一處說此稍詳眼病嘗見獅子伊川教他見獅子則捉來其人一面去捉捉來捉去捉不着遂不見獅子了 嵩 五卷 第

問前輩說治懼室中率置尖物曰邪箇本不能害人心下妥恁地懼且習教不如此妄怕問習在爸嗒上行底亦此意否曰那箇却分明是爸只教習教不怕着問習得

不相干問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曰是如此 胡泳

或問程子有言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此說發明得好曰此程子為學者言之若聖人分上則不如此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曰痛舍則大段費力矣 廣

問飢食渴飲冬裘夏葛何以謂之天職曰這是天教我如此飢便食渴便飲只得順他窮口腹之欲便不是蓋天只教我飢則食渴則飲何曾教我窮口腹之欲 淳

問取孀女歸嫁一段與前孤孀不可再嫁相反何也曰大綱恁地但人亦有不能盡者 淳 六卷 第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為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

得其為父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然那句解得不似此語却親切正好去解那句義初似不和而却和截然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淳○寓錄云義則無不利矣○第七卷

程子曰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衡量讀法予儥皆不可闕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衡量讀法予儥之類耳個○第八卷

問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只是要得誠意素孚否曰須是自閨門社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楊雄不曾說到此後世論治皆欠此一意淳

問介甫言律一條何意也曰伯恭以凡事皆具惟律不說偶有此條遂謾載之淳○第九卷

律是八分書言八分方是方是津是八分書是欠此教化處必大

不安今之法令謂在下位者閎祖○第十卷

厚之問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為難如何是從容就義曰從容徐徐但義理不精則思之再三或泪於利害卻悔了此所以為難曰管仲如何曰管仲自是不容頭如

問子糾正不正可學

厚之問伊川不答溫公給事中事如何曰自是不容頭如兩人有公事在官為守令者來問自不當答問者已是

失曰此莫是避嫌否曰不然本原已不是與避嫌異可學

游定夫編明道語言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呂與叔編則曰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則與直內底也不是又曰敬以直內所以義以方外也又曰游定夫脫年亦學禪節○第十三卷

問佛家如何有敬以直內曰他有箇覺察可以敬以直內然與吾儒亦不同他本是箇不耐煩底人故盡欲掃去吾儒便有是有無是無於應事接物只要處得是幹

問顏子春生孟子并秋殺盡見曰仲尼無不包顏子分露出春生之意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也使此更不露便是孔子孟子便如秋殺都發出來露其才如所謂英氣是發用處都見也又曰明道下二句便是解上三句獨時

焉而已難曉伯羽○第十四卷

問孟子則露其才蓋以時焉而已焉卿云或曰非當如此蓋時出之耳或曰戰國之習俗如此或曰世衰道微孟子不得已焉耳三者孰是曰恐只是習俗之說較穩大抵自堯舜以來至於本朝一代各自是一樣氣象不同伯羽

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淳

論太成從祀因問伊川於毛公不知何所主而取之曰程子不知何所見而然嘗考之詩傳其緊要處有數處如

閎睢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有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不多見只是其氣象大緊好問退之一文士耳何以從祀曰有闢佛老之功曰如程子取其原道一篇蓋嘗讀之只打頭三句便也未穩曰且言其大緊耳便如董仲舒也則有疎處蜚卿曰伊川謂西銘乃原道之祖如何曰西銘更從上面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說了道夫問如他說定名虛位如何曰後人多議之但某嘗謂便如此說也無害蓋此仁也此義也便是定名此仁之道仁之德此義之道義之德則道德是總名乃虛位也且須知他此語為老子說方得蓋老子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而

後智所以原道後面又云吾之所謂道德仁與之也須先知得他為老子說方看得曰如他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程子以為非見得真實不能出此語而屏山以為孤聖道絕後學如何先生笑曰屏山只要說釋子道流皆得其傳耳又問如十論之作於夫子全以死生為言似以此為大事了久之乃曰他本是釋學但只是翻騰出來說許多話耳道夫

問諸葛亮有儒者氣象如何曰孔明學不甚正但資質好有正大氣象問取劉璋一事如何曰此却不是又問孔明何故不能一天下曰人謂曹操父子為漢賊以某觀之孫權真漢賊耳先主孔明正做得好時被孫權來戰兩陣到這裏便難向前了權又結托曹氏父子權之為

又正如偷去劉氏一物知劉氏之興必來取此物不若結花曹氏以賊托賊使曹氏勝我不害守得一隅曹氏亡則吾亦初無利害煇

遺書第一卷言韓愈近世豪傑楊子雲豈得如愈第六卷則曰楊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則涉道淺說取子似相牴牾曰只以言性論之則楊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退之見得到處却甚峻絶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着此退之所以不易及而第二說未得其實也謨

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識見尋求真箇如此他資才甚高然那時更無人制服他便做大了謂世無孔子不當

弟子之列文中子不曾有說見道體處只就外面硬許多詰屈將古今事變來壓捺說或突似太公家教淳明道行狀說孝弟禮樂處上兩句說心下兩句說用可

問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盡性至命是聖人事然必從孝弟做起否曰固是又問伊川說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今時非無孝弟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謂即孝弟便可至命何只是孝弟便至命曰知得這孝弟之理便是盡性至命也只如此若是做時須是從孝弟上推將去方始知得性命如孝弟為仁之本不成孝弟便是仁了但是為仁自孝弟始若是聖人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事又問程子以窮理盡性至命為一事橫渠以為

不然曰若是學者便須節節做去若是聖人便只是一事二先生說須逐箇看問季路問鬼神章先生意亦如此蓋幽明始終固無二理然既是人便與神自是各一箇道理既是生便與死各自一箇道理所以程先生云一而二二而一也曰他已說出但人不去看有甚麼學不躐等之說說只是一箇道理看來他却只見箇一字不見箇二字又有說判然是兩物底似又見箇二字且看孔子以未能對焉能說便是有次第了　燮孫

問周子窓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此是取其生生自得之意邪抑於生物中歎觀天理流行處邪曰此不要解到那田地自理會得須看自家意思與那草意思如何是一般　淳○道夫錄云難言須是自家到那意思一般處

問周子窓前草不除去即是謂生意與自家一般曰他也只是偶然見與自家意思相契又問橫渠驢鳴是天機自動意思曰固是也是偶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家意一般木葉便不與自家意一般馬鳴却便不與自家一般乎問程子觀天地生物氣象也是如此曰他也只是偶然見如此便說出來示人而今不成只管去守看生物氣象問觀雞雞可以觀仁此則須有意謂是生意初發見處曰只是爲他皮殼粗了　燮孫

必大曰子厚聞皇子生甚見飢殍食便不美昔正淳嘗云與人同休戚陸子壽曰此主張題目耳先生問曾致思否對曰皆是均氣同體惟在我者至公無私故能無間斷而與之同休戚也曰固是如此然亦只說得一截如此說時真是主張題目實不曾識得今土木何嘗有私然與他物不相管人則元有此心故至公無私便都管攝之無間斷也　必大

朱子語類卷九十六終

朱子語類卷第九十七

程子之書三　此卷係遺書中非入近思與四書等注者以類而從別為一卷文集附

或問尹和靖言看語錄伊川不在了如何不看蓋鄉錄云若伊川不在便不必看伊川云其在何必看此此語如何曰伊川在則可不讀只是門人所編各隨所見淺深却要自家分別它是非前輩有言不必觀語錄只看易傳等書自好天下亦無恁地道理如此則只當讀六經不當看論孟矣天下事無高無下無小無大若切己下功夫件件是自家底若不下工夫撐書來看亦徒盜先生文言語錄是雜載只如閑說一件話偶然引上經史上便把來編了明日人又隨上面去看直是有學力方能分曉　謙下論語以

問遺書中有十餘段說佛處伊皆云形上直內與聖人同却有一兩處云要之其直內者亦自不是此語見得甚分明不知其它所載莫是傳錄之差曰固是縱經李端伯呂與叔劉質夫記便真至游定夫便錯可惜端伯與質夫早喪使此三人者在於程門之道必有發明可學謂此事所係非輕先生盍作一段文字為辨明之曰須待為之因說苟國罷嘗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如何要排佛曰只為無二道故着不得它佛法只是作一無頭話相欺誑故且恁地過若分明說出便窮李可記錄言語雖故程子謂若不得其之心則是記得它底意思今遺書其所以各存所記人之姓名者蓋欲人辨識得耳今觀上蔡所記則十分中自有二三分以上是上蔡意思了故其所記多有激揚發越之意游氏所記則有温純不決之意李端伯所記則平正質夫所記雖簡約甚明切看得來劉質夫那人煞高惜乎不壽廣伊川語各隨學者意所錄不應一人之說其不同如此游錄語慢上蔡語險劉質夫語簡永嘉諸公語絮浪

李端伯語錄宏肆劉質夫語記其髓子

堅客有問侯先生語錄異同者曰侯氏之說多未通胡先生嘗薦之羅仲素作揚龜山墓誌後延平先生與相會頗謂胡先生稱之過當因言其人輕躁不定羅先生雖以凜然嚴毅之容與相待度其頗難之但云其游程門之久甚能言程門之事然於道理未有所見故其說前後相反後理會有與龜山一書頗

孫

張思叔語錄多作文故有失其本意處不若只錄語錄為善方

楊志仁問明道說話曰亹雖看須是輕輕地挨傍它描摸它意思方得若將來解解不得須是看得道理大段熟方可看節

先生問近來全無所問是在此做甚工夫義剛對數日偶看遺書數版入心遂乘興看數日先生曰遺書錄明道語多有只載古人全句不添一字底如曰思無邪如曰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皆是亦有重出者是當時舉此句教人去思量先生語至此整容而誦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曰便是聖人也要神明這箇本是一箇靈聖底物事自家齋戒便會靈聖不齋戒便不靈聖古人所以七日戒三日齋胡泳罷曰齋戒只是敬曰固是敬但齋較謹於戒湛然純一之謂戒到湛然純一時那肅然警惕之謂齋肅然警惕胡明仲文伊川之語而成書凡五日而畢世傳河南夫子書乃其略也方

問欲取程氏遺書中緊要言語分為門類作一處看庶得前後言語互相發明易於融會如何曰若編得也好只恐言仁處或說着義言性處或說着命難入類耳浩

學者宜先看遺書次看伊和靖文字後乃看上蔡文字以發光彩且已不迷其說也季通語方

伊川說尹曰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不知數十年後人將謂我是何如人似說怪異模樣○又三錄中說且

得它見得不錯已是好（所以揚謝如此之方）改文字自是難有時意思或不好便把來改待得再看又反不如前底是以此見皆在此心如何縛（番）便不得或有所迁就或有所回避或先有所主張隨其意之所重義理便差了罷之問程子語有何疑處曰此等恐録得差或恐是一時有箇意思說出或是未定之論今最怕把人未定之論便與做是也是切害如今言語最是難得一一恰好或有一時意思見得是如此它日所見或昧必然惟聖人説出句句字字都恰好這只是這箇心只是聖人之心平正（賀孫）

記録言語有不同處如伊川江行事有三處載一本云伊川自涪陵舟行遇風舟人皆懼惟伊川不動岸上有負新者遥謂之曰達後如此伊川欵答之而舟去已遠矣一本謂既至岸或問其故伊川曰心存誠敬爾或曰心存誠敬曷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已忽不見矣其嘗謂前説不然蓋風濤洶湧之際負薪者何以見其不懼而語言又何以相聞邪孰若無心之説謂隱者既言則趍而辟之可也謂其忽然不見則若鬼物然必不然矣又況達之與捨只是一事安得有分別邪（僩）

論日之行到寅寅上光到卯卯上光電是陰陽相軋如以石相磨而火生長安西風而雨因食韭言天地間寒煖有先後或傳京師火雹是地有高下霹靂震死是惡氣相擊搏凡此數條若果皆有此理否曰此皆一時談論所及學者記録如此要之天地陰陽變化之機日月

星辰運行之度各有成說而未可以卒談判也康節詩有思入風雲變化中之語前輩窮理何事不極其至今所疑數條其間必自有說且游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聖人垂訓如此則霹靂震苑等事理之所有不可以爲無也謨○以下天地性理

伊川云測景以三萬里爲準若有窮然有至一遠已及一萬五千里者而天地之運蓋如初也此言蓋誤所謂先降一萬五千里中者謂冬夏日行南陸北陸之間相去一萬五千里耳非謂周天只三萬里閎祖

程氏遺書一段說日月處諸本皆云不如三焦說周向而行不曉其義後見一本云不如舊說周向而行乃傳寫之誤雉

十五卷必有無種之人生於海島十八卷太古之時人有牛首蛇身金山得龍卵龍湧水入寺取卵而去洛州見村民化虎此數條皆記錄者之誕曰以太極之旨而論氣化之事則厥初生民何種之有此言海島無人之處必有無種之人不足多怪也龍亦是天地間所有之物有此物則有此理取卵而去容或有之村民化虎其說可疑或恐此人氣惡如虎它有所感召未見深較也謨

問遺書中有數段皆云人與物共有此理只是氣昏推不得此莫只是大綱言其本同出若論其得此理莫已不同曰既同則所以分人物之性者却是於通塞上別雉氣稟異而終可同物則終不可同然則謂之理同則可謂之性同則不可曰固然但隨其光明發見

處可見如螻蟻君臣之類但其稟形既別則無復與人通之理如禰猩形與人略似則便有能解野狐能人立故能為怪如猪則極昏如草木之類筋枝牡丹乃發出許多精英此最難曉可學

伊川說海漚一段與橫渠氷水說不爭多可學

問程子說性一條云學者須要識得仁體若知見得便須立誠敬以存之是如何曰公看此段要緊是那句曰是誠敬二字曰便是公不會看文字它說要識仁要知見得方說到誠敬未云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吾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這幾句說得甚好人也會解得只是未必實見得向編近思録欵收此段伯恭以為伯人曉不得錯認了程先生又說性即理也更

說得親切之曰佛氏所以得罪於聖人止緣它已知有身而不知有天地萬物曰如今人又或然不就自身已理會又問性即理何如曰物物皆有性便皆有其理曰枯槁之物亦有理乎曰不論枯槁它本來都有道理因指案上花瓶云花瓶便有花瓶底道理書燈便有書燈底道理水之潤下火之炎上金之從革木之曲直土之稼穡一一都有性都有理人若用之又着順它理始得若把金來削做木用把木來鎔做金用便無此理曰西銘之意與物同體體莫是仁否曰固是如此然怎生見得意思是如此與物同體固是仁只便把與物同體做仁不得恁地只說得箇仁之軀殼須實見得方說得親切如一椀燈初不識之只見人說如何是燈光只恁地

摶摸只是不親切只是便把光做證不得纘孫
明道言學者須先識仁一段說話極好只是說得太廣學
者難入
問一段說性命下却云見於事業之謂理理字不甚切曰
意謂理有善有惡但不甚安良久又曰上兩句正是天
命之謂性下一句是率性之謂道中庸是就天性上言
此是就事物上言亦無害
呂與叔謂養氣可以為養心之助程先生以為不然養心
只是養心又何必為養氣之助如為孝又何必以一事
助之某看得來又不止此蓋才養氣則其心便在氣上
了此所以為不可也廣
呂與叔言養氣可以為養心之助程朱先生大以為不然某

初亦疑之近春來方信心死在養氣上氣雖得其養卻
不是養心了方子
問呂與叔有養氣之說伊川有數處皆不予之養氣莫亦
不妨只是認此為道卻不是曰然又問一處說及平日
思慮如何曰此處正是微妙於道故正之可
遺書論命處注云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如
何曰人固有命只是不可不順受其正如知命者不立
乎巖墻之下是也君謂其有命邦去去偽
覆餗處却是專言命不得人事盡處便是命
問觀雖雖此可觀仁何也曰凡物皆可觀此偶見雖雖而
言耳小小之物生理悉具必大
仲思問遺書云有雖雖可以觀仁如何曰既通道理後這

般商父久自知之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難者所以游先生問陰陽不測之謂神而程子問之曰公是揀難底問是疑後問故昨日與公說讀書須看一句後又看一句讀一章後又讀一章格物須格一物後又格一物見這箇物事道理既多則雖者道理自然識得驗

問遺書謂切脉可以體仁莫是心誠求之之意否曰還是切脉底是仁那脉是仁曰切脉是仁曰若如此則當切脉時又用着箇意思去體仁復問蔡卿曰伸思所說如何曰以伯初觀之恐是觀雞雛之意曰如何曰雞雛便是仁也曰切脉體仁又如何曰脉是那血氣周流切脉則便可以見仁曰然恐只是恁地脉理貫通乎一身之理亦是恁地又問雞雛如何是仁道夫曰先生嘗謂初與嫩底便是曰如此看較分明孟當是時飲啄自如味有所謂爭鬪侵陵之患者只此便是仁也道夫

致道問仁則一不仕則二如何曰仁則公公則通天下只是一箇道理不仁則是私意故變詐百出而不一也時舉

問和靖語錄中有兩段言仁一云某謂仁者公而已伊川曰何謂也曰能好人能惡又云某以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曰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耳人能至公便是仁此句未安然和靖言仁所見如此問伊川何不以一二語告之曰未知其如何學

伊川言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其看忠有此字是誠之

用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十分真實恁地便是誠若有一分恁地便是夾雜此虛偽在內便是不誠忠便是盡心盡心亦是恁地便有此字是誠之用

賀孫

一心之謂誠盡已之謂忠誠是實理自然如此此處却不曾帶那動只恁地平汝在這裏忠却是處事待物見得

閒中多之義先生引伊川謂蓋孚字從爪從子取爲抱卵之義言人心盡心之謂忠心之謂誠存於中之謂孚見諸事之謂信存者實有是物也

問誠然後能敬未知誠須敬然後誠敬小誠大如何說曰必存此實理方能敬只是此一敬字聖人與學者深淺

自異　河學

問程子曰天下善惡皆天理何也曰惻隱是善於不當惻隱處惻隱即是惡剛斷是善於不當剛斷處剛斷即是惡雖是惡然原頭若無這物事却如何做得本皆天理只是被人欲反了故用之不善而爲惡耳

問善惡皆天理如何曰此只是指其過處言如惻隱之心仁之端本是善纔過便至於姑息羞惡之心義之端本是善纔過便至於殘忍故它下面亦自云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

斟

問天下善惡皆天理楊墨之類只是過不及皆出於仁義謂之天理則可如世之大惡謂之天理可乎曰本是天理只是番了便如此如人之殘忍便是番了惻隱如放

欠殺人可謂至惡若把那去炊飯殺其人之所當殺豈不是天理只緣著了道理有背有面順之則是背之則非緣有此理方有此惡如溝渠至濁當初若無清冷底水緣何有此

或問善惡皆天理也若是過與不及此小惡事固可說天理如世間大罪惡如何亦是天理曰初來本心都自好少間多被利害遮蔽如殘賊之事自反之惻隱之心是自反其天理賀孫問既是反之天理如何又說皆天理也莫是殘賊底惡初從羞惡上發滿溺貪欲底惡初從惻隱上發後來多過差了原其初發都是天理曰如此說亦好但所謂反者亦是四端中自有相反處如羞惡自與惻隱相反是非自與辭遜相反如公說也是好意

思因而看得舊一句不通處出如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暴這兩句意分曉惟是用人之仁去其貪一句沒分曉今公說貪是愛上發來也是思之是淳善

底人易得含胡且姑息貪戀賀孫

善只是當恁地底善惡只是不當恁地底善惡皆是理但善是那順底惡是反轉來底然以其反而不善則知那善底自在故善惡皆理也然却不可道有惡底理蒙

問天只是以生為道繼此生理便是善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生便是繼如何分作兩截曰此亦先言其理之統如此然亦未甚安有一人云元當作無元好笑柯

孟子說性善是就用處發明人性之善程子謂乃極本窮原之性却就用處發明本理傑

季容甫問中理在事義在心如何曰中理只是做得事來中理義則所以能中理者也義便有揀擇取舍易傳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揩

問天地設位一段明道云見論人神之處錄天地設位合道易字道它字不得不知此說如何曰明道說話自有不論文義處可學

問遺書有古言乾坤不用六子一段如何曰此一段却主張是自然之理又有一段却不取學

問遺書首卷體道之說曰體猶體當體究之體言以自家身已去體那道蓋聖賢所說無非道者只要自家以此身去體它令此道為我之有也如克己便是體道工夫個。以下為李壹工夫

謝氏記明道語既得後須放開此處恐不然當初必是說既得後自然從容不迫它記得意錯了謝氏後來便是放開周恭叔又是放倒因舉伊川謂持之太甚便是助長亦須且恁去助長固是不好然合十未能到從容處亦須且恁去猶愈於不能執捉者淳

既得後須放開此謂既有所得自然意思廣大規模開擴若未能如此便是未有得只是守耳蓋以放開與否為得與未得之驗若謂有意放開則大害事矣上蔡謂周恭叔放開太早此語亦有病也

論遺書中說放開二字先生曰且理會收斂問昨日論橫渠言得足守足得寸守寸先生却云須放寬地步如何曰只是且放寬看將去不要守殺了橫渠說自好但如

今日所論却是大局促了明德
先生問遺書中欲來待這天理則在德一段看得如何必
大對曰中庸所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先生默然久
之必大問如何曰此亦說得然只是引證畢竟如何是
德曰只是此道理因講書躬行後見得是我之所固有
故守而勿失耳曰尋常看據於德如何說必大以橫渠
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對曰須先得了方可守如此說時
依舊認德字未着今且說只是這道理然須長長操斷
令在已者決定是做得如此方獨處默坐未曾事君
親接朋友然在我者已渾全是一箇孝弟忠信底人以
此做出事來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
信不待旋安排蓋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
君子以成德為行正謂以此德而見諸事耳德成於我
者若有一箇人在內必定者
弟不忠不信底事與道家所謂養成箇嬰兒在內相似
凡人欺違事這箇人斷定不肯教自家做故曰默而成
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謂雖未曾說出來時存於心
中者已斷是如此了然後用得戒謹恐懼存養工夫所
以必用如此存養者猶恐其或有時間斷故耳程子所
謂須有不言而信者謂未言動時已渾全是箇如此人
然却未有述之可言故曰言雖為形狀又言孝者須學
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自初學者言
之它既未知此道理則教它認何為德故必先令其學
文既學文後知得此道理方可教其進德聖人教人

既不令其躐等級做進德工夫不令其止於學文而已
德既在己則以此行之耳不待外面勉強旋做故曰有
德則不習無不利凡此工夫全在收斂近裏而已中庸
末章發明此意至為深切自衣錦尚絅以下皆是只暗
暗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
小人不曾做時已報得滿地人知然實不曾做得故曰
的然而日亡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皆是收斂近裏
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先生再三
誦此六言曰此工夫似淡而無味然做時却自有可樂
故不厭似乎簡略然大小精粗秩然有序則又不止於
簡而已温而理温厚似不可曉而條目不可亂是於有
序中更有分別如此入細做工夫故能知遠之近知風

之自知微之顯夫見於遠者皆本於吾心可謂至近然
然猶以己對物言之知風之自則知先見於視聽舉動
者其是非得失必有所從來此則皆本於一身而言矣
至於知微之顯則又說得愈密夫一心至微也然知其
極分明顯著學者工夫能如此收斂來方可言德然亦
未可便謂之德但如此則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尚不
愧於屋漏蓋已能如此做入細工夫知得分明了方能
謹獨涵養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動不言時已
是箇敬信底入又引詩不顯維德子懷明德德輶如
毛言之一章之中皆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
形狀故以無聲臭終之必大
伊川云敬則無己可克其說高矣然未子當時只告顏子

以克己復礼而已蓋敬是常常存養底道理克己是私欲發時便與克除去兩不相妨孔子告顔子克己之論下面又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語在焉

問主敬不接視聽頃得如此否曰蓋有此樣人如許渤之類

心要活活是生活之活對着死說活是天理死是人欲

録云天理有則活人欲用則窮周流無窮活便能如此

伯豊問程子曰覺悟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無疑

便半信半不信已覺悟了別無所疑即是信

何以窒慾伊川曰思此莫是言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否曰然又問思與敬如何曰人於敬上未有用力處且自思入底幾有箇巴攢處思之一字於學者最有力

去僞

惟思為能窒慾如何曰思與觀同如言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蓋是非既見自然欲不能行矣

思可以勝慾亦是曰莫是要喚醒否曰然

蔡問程子曰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曰思慮息不得只欲便都沒了淳

上蔡謝不可思慮事為思慮了沒頓放處如思慮處事思慮了又便做未得如思量作文思量了又寫未得遂只管展轉思量起來便儘思量不過如此某舊来緣此不能寐寧可呼燈来隨手寫了方睡得着程子贈温公數珠只是令它數數而已如道家數息是也

問事上之道莫若恕莫是因事言之曰

此說不知如何郭子和亦如此說如絜矩豈無事上之恕可學

程子曰積習盡有功禮在何處積習在學者事到積習熟時即和禮亦不見矣必大

問從善如登是進向上底意抑難底意曰從善積累之難從惡淪胥之易從義却好然却難從惡便陷得易了淳

問蘇季明治經傳道一段曰明道只在居業上說忠信便是誠曰誠字說來大如何執捉以進德曰由致知格物以至誠意處則誠矣曰此是聖人事學者如何用功曰此非說聖人乃是言聖人之學如此若學者則又有說話乾言聖人之學故曰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坤言賢人之學故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忠信便是在內脩辭是在外問何不說事却說辭曰事尚欺又辭不可揜故曰言顧行行顧言曰既分聖賢之學其歸如何曰歸無異但着乾所言只是作得持守終無自然底氣象正如孔子告顏淵以克己而告仲弓以敬恕曰伊川云敬則無己可克則又與顏淵無異矣曰不必如此看且各就門戶做若到彼處自入得尤好只是其分界自如此可學

問伊川語龜山勿好著書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如何曰怕分却心自是於道有害稚大

呂甫問伊川云隨時變易乃能常久不知既變易何以又能久曰一出一入乃能常如春夏秋冬乃天地之常久使寒而不暑暑而不寒安能常久可學

呂舍人記伊川說人有二不幸以為有高才能文章亦謂之不幸便是這事畢竟少間盡被這此手脚解攛閣了一生便無暇子細理會義理只從外面見得些皮膚便說我已會得筆下便寫得去自然無暇去講究那精微被人扛得来大又被人以先生長者目我更不去下問求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而於做底事不可放過此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節

問以物待物一段上文云安可便小者亦大下又云用不

心而處之意似相背曰一心而處之只是言盡吾心耳可學

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程子云可以見得浩然之氣先生云此只是無間斷之意看相關對語不斷

交花便見得端蒙

問遺書云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何謂也曰此是心之理今則分明昭昭其在目前淳○以下畢賢及先儒

問伊川言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孔子微服而過宋相類

曰舜知象之將殺己而象亦喜則亦憂象喜則亦喜孔子知桓魋必不能害而又微服過宋此兩事若相拗然皆是道並行而不相悖故云相類非謂舜與孔子事一一相類也錄云舜知象欲殺己而不防太子知桓魋欲殺己而微服此兩事甚相拗故伊川曰

問伊川曰聖人與理為一無過不及中而已敢問顏子擇乎中庸未見其止嘆夫子瞻前忽後則過不及雖不見於言行而亦嘗動於心矣此亦是失否曰此一段說得好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去為）問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與說才誠處一段不向恐彼是說天資之才與此才別到得理明無不可用是理明則天資之才不用（可學）曰然

周茂叔納拜已受去如何還（可學）問遺書中說孔孟一段看見不甚有異南軒好提出曰明道云我自做天裏此句只是帶過後來却說是以天自處便錯了要之此句亦是明道一時之意思如此今必欲執以為定說却向空去了（可學）

問明道行狀謂未及著書而今有了翁所跋中庸何如曰了翁初得此書亦疑行狀所未嘗載後乃謂非明道不能為此了翁之姪婿史龜山之壻也翁移書曰近得一異書吾姪不可不見幾叟至次日翁冠帶出此書求叟心知其書非是未敢言翁問曰何疑曰以某聞之龜山乃與叔初年本也翁始覺遂不復出近日陸子靜力主以為真明道之書某云却不要與其爭某所聞甚的自有源流非強說也兼子靜所舉知仁勇之類却是道得着至子靜所舉沒意味（夫道）潛思存誠如此則未進講已前後進講未嘗不嘗不誠只是臨見君時前還有閒斷否曰不然尋常未嘗不誠

又加意爾如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去偽

問伊川臨終時或曰子生學底正要今日用伊川開自曰說要用便不是此是如何曰說要用便是兩心個

魏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觀却堯學它行事無堯許多聰明屢知怎生得似它動容周旋中禮曰也是如此更有多少病良久曰人便是被一箇氣質局定變得此子了又更有此子又云聖人簞瓢忘食樂以忘憂發憤忘食樂便是一事了萬當聖人固不在說但顏子得聖人說一句直是饑腸倒肚便都了更無許多廉纖纏繞絲來線去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它只是學箇恭又學箇安

程先生幼年屢說須要井田封建到晚年又說雖行見於畅潛道錄想是它經歷世故之多見得事勢不可行淳問古不必驗一段曰此是說井田伊川高明必見得是無不可行然不如橫渠更驗過則行出去無窒礙必大古不必驗因橫渠欵置田驗井田故云爾橫渠說話多有如此處可參

范純父言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為本分不為吾伊川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伊川云此事躰又別丹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先生云其因說甚長之意思之後來人只是投家狀便是陳乞了以至入

在事事皆然古者人有才德即舉用當時這般封贈朝廷自行之何待陳乞程先生之意恐然也觀後來郊恩都不曾為太中陳請則乞封贈程先生亦不為之矣揚問伊川於陳乞一封父母之問云待別時說過謂此自出朝廷合行之禮當令有司檢舉行下亦不必俟陳乞也卷過

問謝顯道初見明道自負該博史書盡卷不遺一字明道云如此名義却正過問謝顯道初見明道自負該博史書盡卷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言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曰即此是惻隱之心夫為師問所折難而悅形於顏色與惻隱之心似不相屬明道乃云爾者何也曰此問却要商量且何不曰蓋惡之心而謂之惻隱之心諸公試各以己意言之黎季成對曰此恐是識痛癢底道理先生未以為然次日復以此請問先生曰只是謝顯道聞明道之言動一動為它聞言而動便是好處却不可言學者必欲其動且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不是四件物合下都有偏言則一事總言則包四者觸其一則心皆隨之言惻隱之心則羞惡辭遜是非在其中矣又曰此心之初發處乃是惻隱如有春方有夏有惻隱方有羞惡也如根蔕相連蓋伊川問和靖近日看大學功夫如何和靖曰只看得心廣躰胖處意思好伊川曰如何見得好尹但長吟心廣躰胖一句而已看它一似瞞人然和靖不是瞞人底人公等讀書都不見這般意思又舉程子之言謂陳平知宰相之躰先生問如何是理會陰

陽過未對曰下面三一語便是三陰陽過○雜類

問程先生云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曰如仲舒語只約度有這物事尊退之雖知有這物事又說得太濶疎了

魯叔問温公喪祭程子以郊禮成賀而不吊如何曰這也可疑或問賀則不吊而國家事又重則不吊似無可疑曰便是不恁地所以東坡譏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聞歌則不哭蓋由衷而發如早作樂而暮聞親爲緦麻一成不成道既歌則不哭這箇是一脚長一脚短不解何乎如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不成道辭亦當三這則在以其觀之也是伊川有此過處道夫問這事且着温公謚曰與禮成日同則弔之可也或已在先則更差一日亦莫妨有害否曰以乎在先但勢不恁地自是合如此只如進以禮退以義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天下事自是恁地秤停不得道夫問王祥孝感事伊川說如何曰程先生多有此處是要說物我一同然孝是王祥魚是水中物不可不別如說感應亦只言已感不須言物

問伊川奪嫡之說不合禮經是當時有實命抑後人爲之耶先生曰亦不見得如何淳否曰亦不見得是如何

世間有鬼神馮依言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本卷何以曰師巫降言無此理又好談鬼神者假使實有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外書却言不信神怪不

可放猛擡出來後如何處置先生曰神怪之說若猶未能自明鮮有不惑者學者惟當以正自守而窮理之有無又當自見得讀書講明義理到此等處雖有不同姑闕其疑以俟它日未晚也謨

程先生謂莊生形容道躰之語恁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莊子云嗜慾深者天機淺此言最善又曰謹禮不逸者須看莊子然則莊老之學未可以為異端而不講之即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所謂嗜慾深者天機淺此語甚的當不可盡以為虛無之論而妄訾之也謨曰予時慮為異教所汨未嘗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如何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在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如何爾謨

遺書說老子言雜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而未盡者也程先生可謂言約而理盡括盡二書曲折反仁

持国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伯淳曰此三住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此則明道以持國之言為然而道家三字住之說為可取也至第二卷何以有曰若言神住氣住則是浮屠入定之法雖言養氣亦是第二節事若是則持国當日之論容有未盡者或所記未詳如何曰二程夫子之為教各因其人而隨事發明之故言之抑揚亦或不同學者於此等處必求其所以為立言之意倘自是于持国分上當如此說狀猶卒歸於收放心至閑之以為浮屠入定

之說者是必嚴其辭以啟迪後進使先入之初不惑乎異端之說云爾謨

外書錄伊川語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衆用佛者讀書却只閙都無用處又明道嘗至禪房方飯見其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二說如何曰此皆歎辭也前說歎後之學者不能着實做工夫所以都無用處後說歎吾儒禮儀反為異端所竊取但其間記錄未精故語意不圓所以為可疑耳謨

李端伯所記第一條力闢釋氏說出小河大地芊語歷擧而言之至論聖人之道則以為明如日星及其終也以為會得此便是會禪至與侯世興講孟子浩然之氣則與禪語為兄云事則不無擬心則差十五卷論中庸

無聲無臭勝如釋氏言非黃非白似又以中庸之言一與釋氏較勝負至如所謂洒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與陳瑩中論天在山中大畜是芥子納須彌所引釋氏語不一而足如其闊異端之嚴而記者多錄此何耶曰韓持國本好佛學明道與語而有便是會禪之說者蓋就其素所講明者因以入之今人多說闢異端往往於其教中淫然不知其說馮虛妄誕宜不足以服之如明道諸先生實深究其說盡得其所以為虛誕怪僻之要領故因言所及各有其旨未可以為苟徇其說也謨

問遺書首篇明道與韓持國論禪一段看來韓持國又是那低底禪嘗見范蜀公與溫公書說韓持國為禪作崇要想得山河大地無十土不知幾能無子土否可

將大樂與換醒歸這邊来今觀明道荅它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它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想是持國曾發此問来故明道如此說不知當初韓持国合下被悲人教得箇矮底禪如此然范蜀公歎又大樂喚醒不知怎生喚得它醒它方歇盡掃世間之物歸于至靜而彼歎以為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来換此不好底性此語也攻它不破它元不曾說這箇不是性它也幻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何嘗說這箇不是性你說性外無道道外無性它又何嘗說性外有道道外有性来它之說有十分與吾儒相似處只終不是若見得吾儒之說則它之說不攻自破所以孟子說遁辭知其所窮它到說窮處便又有一樣說話如云世間萬法都是虛妄然又都是真實此又是如何今不須窮它窮得它一遍它又有一遍都莫問它只看得自家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分曉了却畧將它說看過便見它底不是所以明道引孔子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只看這數句幾多分曉也不待解說只是玩味久之便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

載神氣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多少分曉只是人自昏了所以道理也要箇聰明底人看一看便見也是快活人而今如此費人口頰猶自不曉又曰釋迦佛初間入山修行它也只是厭惡世諦為一身之計觀它修行太故用功未有後來許多禪底說話後來相傳一向說開了個

舛川謂釋氏之見如管中窺天只見直上不見四旁某以為不然釋氏之見蓋是覺見水中天影耳子方

禪家言性猶曰卞置罨謂輪廻也如以犧牲與牛是傾此子彼子方

問昨日先生說佛氏但頗空諸所有此固不是然明道嘗說胷中不可有一事如在試院推筭康節數明日閒

便已忘了此意恐亦是空諸所有底意曰此出上蔡語錄中只是錄得它自意無這般條貫頗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孟子必有事焉而勿忘何嘗要人如此若是箇道理須着存取只如勞繫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亦乃是雖欲從之未由也已之意在它門說便如鬼神變怪有許多不可知底事德明以下論記錄之疑

伊川曰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實理與實見不同今合說必記錄有疾盖有那實理人須是實見得見得悳地確定便有實見得又都閑了淳

先生顧陳安卿曰伊川說實理有不可曉處云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恐是記者之誤見字上必有漏落理自是理見自是見盖物物有那實理人須是實見得義剛曰理

在物見在我曰是如此義剛
問不當以體會為非心是如何曰此句曉永得它本是闕
橫渠心小性大之說心性則一豈有小大橫渠却作此說
心統性情不知怎生却恁地說
問不當以體會為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說如何是體會
曰此必是橫渠有此語今其書中失之矣橫渠云心猶
見聞不弘於性却做兩般說渠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處云心能檢其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
人也此意却好又不知它當初把此心性作如何分橫
渠說話有差處多如此學
問游定夫所記如云一息不存非中也又曰君子之道無
適不中故其心與中庸合此處必是記錄時失其意曰

不知所記如何其語極進曉可學
問游定夫記程先生語所謂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
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為其偏而已又觀其意
蓋以中為一理偏為不周偏之意一物不該一事不為一
說無物不有之意一息不存是說無時不然之意是否
曰便是它說中字不着中之名義不如此它說偏字卻
是一偏一偏便不周遍卻不妨但定夫記此語不親切
不似程先生每常說話緣它來雜王氏學當時王氏學
盛行薰炙得甚廣一時名流如江民表彭器資鄒道卿
陳了翁皆被薰染大片說去錄
問自誠而行皆善也以下當初必是以同此性而於其上
如此分別記錄不真了曰然可學

問「相性之善」一段曰不是又問心如何有形曰張敬夫極善此二字曰當初意思必是以心比性有少模倣故記如此曰然甚難

學者不可以不誠一段不是

問內外得一段亦太寬曰然甚難

物各付物不役其知便是致知然甚難此語未敢信恐記者之誤

問遺書有一段云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自誠此其它說不同却不曾下格物工夫曰不知此一段如何又問物來則知起似無害但以下不是曰亦須格方得

問用方知不用則不知曰這說也是理會不得怕只是如

道家通得未來底事向與一術者對坐忽然云當有某姓人送簡至矣久之果然扣之則云某心先動故知所謂用與不用怕如此恐伊川那時卻只問答去今不可曉要附在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解中只攪得鶻突沒理會賀孫

問遺書中云聖人於易言無思無為此戒夫作為此句頗有錯曰疑當作此非戒夫作為之為

問思入風雲變態中曰言窮理精深雖風雲變態之理思亦到

下次集

明道詩不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龜山語錄說是時事悔臺詩亦說時事辨

明道詩云旁人不識予心樂將為偷閒學少年此是後生

時氣象駁露無含蓄
有鍾粹美者會二氣之期生聖賢歷衆謂十一月朔夜半
甲子冬至自是難得遇也
問呂與叔問中處中者道之所從出其看呂氏意如曰
性者道之所從出云云則中即性也亦是此意只是名義
未善大意却不在此如程先生云中即道也若不論其
意亦未安曰中即道也却是就人為
上說已墮又云中即道也却不妨又問若謂性與
道大本與違道可混為一即未安以下云云至安得不
為二乎程先生語似相矛盾曰大本達道性道雖同出
要須於中識所以異又問中之為義自過不及而立名
此段說中與呂氏異只為呂氏形容中大過故就其

癸告之曰然又問若只以中為性以下云云至却為近
之曰此語不可曉當時問時辭意亦自窘束又問不倚
何倚曰若是當倒說中則不倚曰亦未是不如不偏好
又問中癸出則自不雜是要見工夫處故以為未安曰
不雜訓和不得可以訓不純游定夫云不雜之謂和却
好又問赤子之心去處此是一篇大節目程先生云毫釐
有異得為大本乎看呂氏此處不特毫釐差乃大段差
然毫釐差亦不得聖人與叔之失却是認赤子之已發
何比得曰未論聖人與叔之失却是認赤子之心如
皆為未發曰固是如此然若論未發時衆人之心亦不可
與聖人同曰如何不同若如此說却是天理別在一處

去了。曰如此說即中庸所謂未發之中如何曰此却是要存其心又是一段事今人未發時心多擾擾然亦有不擾擾時當於此看大抵此書答辭亦有互為所窘處當初不若只與論聖人之心如此赤子之心如彼則即分明又問引孟子心為甚如何曰孟子乃是論心自度非是心度物又問引允執厥中風中如何曰它把做已發言故如此說曰聖人智周萬物終未深遠又云言未有異又終未覺又云固未嘗以已發不同處指為大本雖如此說然所指又別曰然曰南軒云心體昭昭處分作兩段曰不是如此此說極好敬夫初間道時好如此說話又問此一篇前頭只是名義失最失處在赤子之心曰然可學

鄭問呂氏與伊川論中書曰呂說大槩亦是只不合將赤子之心一句補在那裏便做病赤子飢便啼寒便哭而已未有所謂喜所謂怒所謂哀所謂樂其與聖人不同者只此子問南軒辨心體昭昭為它發如何曰不消如此伊川只是改它赤子未發南軒又要去討它病淳

絕問赤子之心曰程子道是已發而未遠如赤子饑則啼渴則飲便是已發寓

今人呼墓地前為明堂嘗見伊川集中書為券臺不曉所以南軒欲改之某云不可且留着後見唐人文字中言某朝詔改為券臺

語類卷九十七 綱